

三怡堂叢書

圭塘小藁

十二



圭塘小藁卷第七

三怡堂叢書

元中憲大夫同僉太常禮儀院事弟有孚編

記

彰德路創建鯨背橋記

聖朝既平宋經畫遐邇大都小邑枝䟽脉貫際天所覆猶身焉政令之宣布商旅之通遷水浮陸馳舟楫梁濟荒阨僻壤無遠不達猶氣血周流百骸用康一或壅塞則身爲之病矣故橋梁若道路路若府州縣皆專官董之歲時巡行而察其廢修此朝廷著令示爲政之先務也彰德實古相河亶甲所居禹貢冀州之域也世有廢興邑有改徙而

山川之流峙形勢之雄偉津塗之要衝有不得而變者焉
我朝爲路路則今制而名則昉自石晉宋若金皆因之郡
直孔道驛傳屢屢歷涉尤劇郡北四里洹水所經夏秋受
西山萬壑之流奔橫駛悍滅防齧疾蕩然四隘官舟濟人
而要需阻尼上曝下淖負挈奔渡擠排蹴蹋漏中流惴
惴及溺水涸作橋因肆掊斂聚良用惡薄覆弱指行者机
隍莫不股慄歲一修折民大有輸締構之用百才一二蠹
財病民不知其幾年矣西域荀公凱霖嘗監安陽縣位卑
力小有志未就余待罪中書適赴調京師嘗語及是慨然
曰使不武長郡必作石橋余旣縱臾之且語之曰果成予

爲若記俄陞路達魯花赤至元二年歲丙子春蒞事首號
於庭曰洄橋病民耄倪具知爲永逸計非石不可且嘗請
諸冬官冬官可之總管馮公思溫繼至而同知阿藍判官
毛刺真暨幕屬諸君莫不協恭贊畫乃相舊渡沙深水闊
抵難爲植疏鑿引水人用重勞東一里水磴廢渠土性堅
良而勢惟允甚是締構事半功倍相距幾舉武後先幾年
莫有迹者目力一及若發蒔物出莫不躍然以喜地爲天
寧寺業世不可牟也乃召其徒以其法語之曰佛以慈航
濟渡故凡世之弘益於人者多若輩爲之且聞有所謂八
福田者若橋梁居其一焉則是役也若輩宜爲之况而地

乎惟其力之有不及其亦難強於而哉誠捐此地吾有司
自爲之福田利益其亦肇基於若乎師徒聞之聚而謀曰
是誠吾徒之當爲而不能爲有爲者出尺寸地尙可靳乎
相與署券入官約又不畔旣得地以府帑贏息募工購財
惟石之用以尺計者數餘二萬攻琢輸輓費勞實繁得石
水治近而易致蓋昔產地也甃灰鐵鋌靡不具集安陽縣
尹趙時敏實集其材復董其役恪共朝夕用底於成經始
丁丑二月凡四閱月而建其狹未廣而淺未濬卑未陲而
防未堅者明年夏始克訖功其長亘十五尋礎基於淵兩
端礮岸中作三墩析水爲四而銳刃其西以劈水怒四環

順列一春穹起植欄兩翼其廣可以行四車凡材假於民
直有未歸者馮公入爲刑部侍郎總管杜公德遠適來乃
其發帑悉酬之予歸請歸二公率其屬請曰橋之成國家
之福民庶之力而適歸而身履之昔之言今其酬哉予亦
昔之冬履危而夏冒險者也紀功示後記宜爲也况有言
可食乎天下之事成於有志一僧子然而出儲無宿春植
一標於荆藁瓦礫之場而萬間金碧不日突起矣天下之
橋以雄偉名者多其徒爲之孰有儋天子之爵操得致之
柄而反不若彼哉愚者不能黠者不爲也其或勵志率作
而同僚嫉之上官搯之自非先之以定見守之以定力奮

不顧流議而勇於必爲者鮮有濟焉初是役之興有言韓忠獻三守相凡渠水之利莫不修復使橋可作則必先矣蓋不可作也殊不知古人蓋亦有不及爲而後人爲之者未聞古人事事盡爲而後人無一可爲者也昔杜預起建河橋於富平津衆論以爲殷周所都經聖賢不作者必不可作故也預曰昔造舟爲梁則河橋之謂也遂作橋成則知古人之立事亦未免譁於浮議而成於定力也噫作者之難若是俾其功勿壞而施於無窮則有望於繼者焉旣爲記之又采輿人之謠爲之頌曰

渠水泱泱載伏載流始於濫觴俄而勝舟胡爲悍肆奔騰

喧騰揚爲驚濤激於堆埼倅馳孔殷商途攸出乘危將墜
濟險慮覆歲徂日偷安竊匪今孰急其病而疾其心豈無
徒杠亦有與梁股民之膏視爲故常膏腴靡恤事功奚益
枯株槁壤載胥及溺乃有長人職思其忠心匪石轉詢謀
復同浮言譏譏謂古有賢而不此作豈昧於前我不爾咎
爾亦匪誣我病誠切孰興孰除千夫運斤山石爲竭曾不
逾時橫空截嶽鱗集櫛比堅猶纍玉蜿蜿龍卧岌岌雲矗
昔也江海今而堂閨僂僂絡繹晝提夜携凡今之人盍究
所適旦播末周夕求其實有爲遠慮人卽迂之惟略近效
久大可期繼今有位勿怠其成水厭橫流岸虞善崩汨水

泚泚頌聲洋洋百世而下於戲不忘

陝西行中書省題名記

至正丙戌冬陝西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朶朶公合其寮案
移書有王曰吾省據重要以控西北南三陲者八十五年
矣昔保釐長貳若廉希憲商挺賽典赤輩皆蔚爲名臣而
無託以徵及今亟求已不可得乃斷自後至元元年得若
下貞刻之石識徃行勗後繼敢以屬子有王惟陝西當天
下一面名雖數更地之雄劇則古今不異也我元天造立
宣撫司以養以治中統三年始立陝西四川行中書省至
元二十三年朝議分省四川咨咨轉滯改陝西行省而四

川自爲省矣中更王相府宣慰司者一尙書省者二尋復其舊此其大較也世皇宏規遠模立中書省總於中分省釐於外行省遵成憲以治所屬決大獄質疑事皆中書報可而後行則爲行省若甚易者然地之所直有險易則任之所寄有重輕矣秦地形勝之雄建瓴東夏分鎮夾輔宗子維城臣工旬宣實任其重中統初廉希憲爲宣撫商挺副之同寅行省事治難爲易繼以蹇典赤之賢山川之險適足以固吾之國故地之險夷視人愚哲朝廷慎簡宜何如哉則是保釐長貳之善可爲法惡可爲戒者此不容泯此所以有待於題名俾後世得以指議也國家百年來法

令明備遵之者福戾之者罰若極隨所屆而至於孰敢不畏
然人情有玩於法狃於習而不知畏者於是法有所不行
矣而其本然之善則未嘗泯可觸之機則未嘗息題名一
刻俾一見之頃知某之爲善使人歆慕若是我獨不能效
之耶某之爲惡使人嗤唾若是我獨不能戒之耶用是爲
改豈特爲法之一助而弭惡遷善蓋有出於法之外者焉
尙論古之人由周而來著績斯土者軌躅相接迤聽風聲
皆吾師也若夫德於人而未忘迹於事而未熄率爾踵武
其文正乎乎章而暨諸公竭誠踵武罔俾專美矣斯石之
刻又與人爲善於無窮焉後之來者知其名之必列於斯

也可不畏乎虛其石以待之

晉寧路鄉賢祠堂記

治民有政化民有禮政雖不可弛聖人不急也禮則不待親炙而有得於私淑者已惟其不得於親炙也世之君子汲汲有事於前修往行者所以寓淑人之機焉古鄉先生沒而祭於社鄉先生之德鄉人心悅而誠服者其秩於祭宜哉世遠禮墜著於今有不舉者况咸秩無文乎然其廢舉亦視所遇何如人爾鄉飲酒禮主人就先生而謀賓介主人謂諸侯之卿大夫先生謂致仕老於鄉里而教者大夫則就而謀之又卿大夫飲國中賢者諸侯卿大夫猶能

致禮於鄉賢之生者天子牧守獨不能致禮於鄉賢之沒者乎祭於社之制不可考附廟學作屋而祭之者則間有之矣晉寧在河東爲古今名郡廟學罹地震仆而復建講堂西四賢堂故基獨蕪葺不治今總管仇侯理焚舉墜劬農敦學歲復告豐治捷桴鼓顧瞻隙地慨然捐俸金倡僚屬而復爲堂焉經始至正二年孟春迄功二月乃取隋文中子而下凡若干人設主以祭前國子司業王君走書京師請記於愚愚惟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物之所以育者道也道之所以行者人也道之統在聖而其寄在賢或晦或明或絕或續有不得而殫論者大抵先

王承天之道所以維人紀於萬世者禮而已矣禮之目有五而祭統乎吉然而公於天下者先聖先師是也有尊於一鄉者各賢其賢祀於其地者是也公於天下者以其道被於天下也尊於一鄉者道之所著莫先於鄉而鄉人之所感視衆人爲尤易由是而國而天下矣王豹處淇而河西善謳綿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曲藝且然而況爲聖人之學者乎晉當變風變雅之餘有憂深思遠之意俗美且厚人生其間雖德之大小不同而位之顯晦亦異要其所至有足以任斯道之奇者若隋文中子唐裴文忠公宋司馬文正公其出處勲德爲何如他如裴弘中趙元振之

相業陽亢宗司空表聖之節操趙伯循孫明復之經術與夫金源百年以迄我朝其行足以範世而軌俗其風足以廉頑而立懦其學足以垂後而淑人不待親炙而有得者多矣鄉先生之功不亦大乎生爲晉人沒爲晉神其秩於祭宜也然其中有從祀孔廟而又班之斯堂何哉從祀公於天下者也斯堂專於一鄉者也使薰德而善良者益寓其沒世不忘之思非黷也昔魏杜畿爲河東太守開置學官執經教授郡中化之以多儒聞其功不在蜀文翁閩常袞下而未聞有祠今舉而祀之可也夫以陶唐之故墟際皇元之嘉會魁竒材德之生蓋鼎鼎也明其晦續其絕廓

聖人之學而任斯道之寄者豈無其人又有嗣而秩之者
已侯燕人名濟字公度化民有禮其杜畿之流乎司業名
士元字善甫則郡人也

龍德官記

天水云涸金源告竭天一之真胚渾朔方混爲慶元流澤
萬世我太祖聖武皇帝盛德啟運爲民立極維時佐命皆
不世出之才足以輔成大業而上聖識慮超越規模弘遠
惟績易凝惟道務至非博大至人曷贊元化聞崑崙崑崙
山丘公其人也遣近臣劉仲祿自奈蠻國卽其地徵之公
知天命之不可違化機之不可失絕宋金使幣幡然應詔

跋涉數萬里見上於西域雪山帳殿言修身治國撫民止
殺之道大契天心東歸居燕之太極宮後因其號易名大
長春宮賜冠服金印掌全真大教是爲長春真人全真者
恬澹無爲全其本真其學倡於其師重陽真君至是玄風
播而道化行徒衆盛而宮觀興矣長春法系之弟曰太古
真人郝公太古傳盤山真人王公歲乙未長春以汴之重
陽觀實真君昇舉之地命盤山入汴主之肇建大朝元宮
構築規制之大甲江北諸宮觀丞相史公以龍德亦古名
地請盤山並主之構殿熙春閣基之前扁無極以奉三清
與朝元遂爲宗屬龍德宋同樂園道君旣禪之所居地直

乾位故爲是名有十洲三島亭臺樓觀極土木之侈居無
何而北矣宋南渡爲道官馴至今日文醇德懿知常翊教
太真人姬公旣襲教積儉儲贏以待後用至元丙子虛玄
應物通真道人李公命宮主高志和陳道祥卽熙春閣基
建通明殿以奉昊天上帝營東西廡以庇其徒馳至崇玄
誠德洞陽真人徐公泰定虛白文逸明德真人司公俱以
善繼見稱八傳而至通玄文德虛逸真人王公公名德衡
天均其自號也述事尤力闕者備之弊者新之秩秩就緒
矣爰自乙未構築丙子增建且百二十年或剏或葺厥惟
艱哉天均念祖師經始之難前輩繼承之勤不勒之石曷

暢玄風曷永教事命提點陳道新狀其故絕河來請有王
惟老子著書五千餘言道德之意後之絀之者甚也謂五
經不如其約者亦非也蘇黃門謂天下無二道所以治人
則異聖人中心行道不毀世法然後可耳蓋言君臣父子
之間非禮法則亂木食澗飲心存至道以之治世則不可
也坡公見其經解有言使戰國有此書則孔老爲一不惟
不絀而深有取焉蓋公言治道貴清靜本老子之旨也漢
文景而後爲治者多宗之所以絀之者以其獨善而不兼
也若長春之遇太祖言修身治國撫民止殺由身而國知
所本矣當草昧用武視民草芥之時而以撫民止殺爲先

其爲兼也不亦大乎其有得於以道佐人主律兵不祥之
旨哉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孟子曰天下定於一不嗜殺
人者能一之長春之言又有契焉坡公所謂孔老爲一者
非牽合也卽其書究之太平經曰上士學道輔佐帝王輔
佐帝王舍長春之言皆去道矣某因是宮道君之居而有
稽焉宋自太宗建太平上清太一宮祥符窮極土木崇觀
間道經設博士躋史漢列傳之次崇奉之道可謂極矣而
其效漠然者非道之過不知道之過也我太祖皇帝用長
春之言開萬億年太平之基此其所以爲道也旣爲叙次
其師先之概終以道之大者使學道之徒知道之在此而

不在彼嗣者知所以教不徒構築像事而已焉則祖師之道不失其傳矣

上清儲祥宮記

勝國之崇事玄教也導原於端拱懷襄於祥符崇政土木之跡可徵焉汴朝元宮通玄文德虛逸真人天均王公屬記上清儲祥宮屢倖不倦乃徵其迹而叙之宮始太宗作於朝陽門外不五十年而火以其地爲禁軍營監察御史裏行包丞上疏請勿修故也又三十七年復事修建歷十三年而後成蓋元祐六年也翰林學士承旨蘇公作碑未幾誣以失實毀之令蔡京別撰金源氏復葺翰林侍讀學士

趙秉文有文歲壬辰天兵下汴宮觀僅存師徒解散時全
真之教方興長春丘公起海濱至西域見太祖皇帝論治
道以修身治國撫民止殺爲對上大悅命史錄之長春法
系之弟爲太古郝公太古傳栖雲王公長春以汴重陽觀
故基實主教重陽真君昇化之地命栖雲主之營建幾三
十年是爲朝元宮丞相史公復請兼主太一上清龍德諸
宮觀事惟上清爲潦水所比規制宏闊力不能復命巨提
點者購地於惠和坊爲畝六十撤故宮材崇三清之殿於
前次列真之宇於後神門壇壝左右雲堂四周接屋餘百
楹雖非其地而名不泯也泰定三年虛白文逸明德真人

天游孫公以故宮之基石刻故在不可終廢命提點純素清逸大師黃道真從事修復道真殫力承命遂成三殿尊玄元聖像於前奉栖雲祖師於後翼以齋序繚以周垣庖廡塲圃所資悉備視舊規雖有逕庭而存古修廢功亦懋哉愚嘗記龍德宮言道之在此而不在彼者悉矣茲因天均之請推太宗之初意且讀蘇蔡之文而重有感焉太宗意在清靜無擾讀道德經慕其所趣詔近臣曰虛靜致治老氏之深旨也無爲之道當力行之斯言果踐其有契於老氏之旨矣蘇公謂道家者流本黃老以清靜無爲爲宗以虛明應物爲用以慈儉不爭爲行秦漢以來始用方士

言飛仙變化之術丹藥小技皆歸於道然黃老之道本也
方士之言末也修其本而未自應可謂盡善盡美矣京之
言則謂宮在國東爲震爲春爲仁於應爲子孫太宗作宮
子孫衆多篤生真宗受封國者八王火於仁宗再造於神
宗亦子孫衆多受封國者九王蓋因方士言宮之所在爲
國家子孫之地故太宗神宗多男火於慶曆不專修復故
仁宗卒以無子京雖不訟言之而其意實在是也斯言不
幾於法巫醫史之說乎卽二文之去取有以見宋之不能
國也嘗論宋三百年道學之明家法之正人才之多文物
之盛三代而下無與倫匹至於崇玄虛攻土木不能無議

焉是宮丁世變之後繼其教者易地作新且復其舊天均
增其未完葺其已弊不煩縣官服勤致用可謂能已後之
嗣者尚沂老氏之旨以繼列師之志則玄教不患不興玄
教興則祠宇不患不復是爲記

歸來亭記

南湖書院山長黃葵景陽奉考若妣誌銘請曰葵上世豫
章豐城人祿廼養不敢擇間闕奉二親走冷職而後不一
紀皆棄葵以逝傷哉乎貧而不能從先塋也欲有待而恐
後之不可知也得地武陵新安原吾先子塋焉吾母祔焉
地若無悔惟狐死丘首用戚戚不自安作廬墓左扁曰歸

來屢幾見吾親而致吾區區之心也久於亭而可訓諸後
者子其哀之予不幸爲永感人而重有感於景陽也古者
人始終升屋號臯某復者招雖不復不以爲具禮也然一
時而已斯亭之作其復之終身乎孝子不死其親親之出
也暮則必歸雖遠而異方久而歷時亦無不歸也候門牽
衣迎慰之樂爲何如今入門而弗見也上堂又弗見也入
室又弗見也望望臯臯如慕如疑未信吾親遽逝而不歸
而必欲見之於斯亭也亭之構在宰木間雨露濡榮風霜
變枯四時倏更景物隨化觸目之頃有不思其親者乎朝
而俟夕而俟歷歲時終吾身而俟僂然愾然有不見其親

者乎昔太公封營丘五世皆反葬於周士去國曰奈何去
墳墓也古人重是尙已延陵季子葬於贏博孔子乃以爲
合禮者禮之變也士大夫汗漫四方不羈於貧則家於仕
欲有待而馴至不葬者可忍言哉景陽是舉其亦合於禮
之變乎或謂古不墓祭而主有家斯亭果歸來乎噫精誠
在天地無往不達親於子一氣耳子所在親固在也又豈
知地之異哉彼有誣兆域詠風水委親幾千百里要利於
冥漠不可致詰之中而或馴至不葬者又士所不齒也考
諱泳涯號厓翁以文行名妣徐有懿德景陽廬墓芝生於
亭天道章矣抑孝有大者亭不與焉導豐城之慶源發厓

翁之幽光不獨歸來是亭而肯構所在無乎不在也既爲
記之且爲迎送曲以益其思而致其歸來之至情焉其辭
曰

翁昔來兮豐城御冷風兮息武陵桂之山兮逶迤翁樂遊
兮遂忘歸翁飄忽兮焉往煙霞含悽兮林壑誰賞山之阿
兮松如雲山下有屋兮屋有人思翁音容兮在天在淵望
翁軒車兮心裂目穿翁之歸來兮淚栢已枯翁之不來兮
俟與死俱心終古兮不死期石爛兮翁必至春方雨兮秋
必霜我寤或億兮我寐不忘人生有親兮駟隙非駛比望
其歸兮盍慎其始

廖氏園亭記

予蚤聞涿江廖爲右族莫徵其實同年楊全州廷鎮亦居涿相從游衡山舟中語廖始悉且諗予曰廖有奉先堂虞侍講伯生爲記而記其世綵者則吾同年歐陽侍講原功也其園亭之勝實冠一州表其勝則有待於吾子焉予惟廷鎮文軋虞歐居且與廖同里其誰宜爲辭不獲卽耳諸廷鎮者述其概廖氏積善曰應龍雲祥甫國初爲宜山縣簿尉棄之歸力於行義多子而者年幼子興元字晉福克世其業規郭西之山爲園亭年甫四十而卒二子麟孫驥孫嗣葺有加精舍曰涿西庋書籍也亭曰青山流水之間

者據其勝也曰山間四時者著其備也曰秀野者得其慶也曰流觴曰梯雲曰翼然者紀其用而表其高出也泉出山峽貫其中導而爲澗潄而爲池花卉風物之芳潤泉實爲之淥之治爲醴陵始邑也戶繁而州居淥水之陽淥水東來環州而北西山峙其右蓋一州之勝萃於西山而西山之勝萃於廖氏園亭此其大較也天下之事聞者不如見者之爲詳是記不幾喻日以鉦而或以聲爲日哉然未見者地也可見者理也宜山位不究施有達官不及晉福天不引年有子繼志爲善之徵不亦顯哉予因有以告二子焉園亭游息地也而精舍有書可藏修焉張弛有時我

學用昌擴父祖之善而充之嗣葺之大不在茲乎園亭不
葺而葺矣苟爲景物役而一於游挿架觀美手不一觸則
園亭葺而不葺矣麟孫字彥時驥孫字彥良彥時彥良其
亦有起於吾言乎

圭塘小藁卷之七終

圭塘小藁卷第八

三怡堂叢書

元中憲大夫同僉太常禮儀院事弟有孚編

記

河南省左右贊治堂記

世皇一區宇河南地大民夥關宣尉司於汴至元壬辰改
行中書省國制中書總庶政是爲都省幅員際天機務日
繁相天下重地立行省而分治焉若稽古制魏晉有行臺
齊隋所管置外州稱行臺尙書省唐以諸道事繁准齊分
置今行省其遺制也官有平章政事左右丞參知政事丞
相則設置不常佐幕有左右司都省分爲二行省則合爲

一設卽中員外卽都事各二員一省贊畫賴焉左右司名
昉乎隋唐改卽中爲左右丞務趙宋尤重董正六曹彌綸
省闕紀綱百司舉正文書之稽失非昔知臺閣故事不在
茲選我朝簡擇尤慎內外不殊由是而至執政者班班可
紀河南佐幕往者不可悉考今則刑部卽中觀音訥員外
卽脫囚陝西省卽中趙中爲卽中宣文閣鑒書博士兼經
筵譯文官哈臨都汴梁路泮中伯帖木兒南臺鑒察御史
范勿爲員外卽上都留守司都事禿滿海牙檢校官羅吉
董守成爲都事朝議以用兵供億而溢其員也其堂舊無
扁都事田腹入爲禮部卽中請於承旨歐陽公扁曰贊治

吉字凡書勅下請記不果作及來承乏鞅掌倥傯亦不暇作
一日謁詔使汴梁府署密邇省治有間道可不往適過所
謂贊治堂者憩焉吉輩請日記久未得茲躬履其地其有
詩乎乃爲之說曰字書訓贊曰佐曰助平時之治且資佐
助在今日宜何如簿領鈎稽其常職也非贊也贊亦有說
乎上官之曲而其直之下情之隱而其豁之刑獄之濫而
其平之財粟之出而其節之逃亡未復復不遂農疆域多
成戍不知兵移病流弊萃於省垣治之不力迤邐頭危而
扶而持竭誠殫智治安有不著乎且稱人之美亦曰贊世
蓋有好諛而樂受欺者苟贊其美不救其惡治何望焉抑

昔人有言上策莫如自治斯言雖爲它設敢斷章爲諸君
獻惟自治而後有以贊吾之治斯不負堂扁矣

公生明堂記

彰德屬州曰林俗淳訟寂號易治且山水可適高唐孫君
徹徹篤由中書直省舍人來倅是州上官與其能小民安
其政山水之適則未遑也州治西北有公明亭圯廢已久
金承安間朱黻記文石刻故在一日孫君洎其守若僚請
曰亭故游息地今不能復其扁則可取然不若用其全句
之該也因書公生明三字揭之州堂曰視以爲儆予喜爲
書之旣又請抒其義以發其誦請亟而切乃爲之說曰公

之爲義大矣哉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黃帝之
治天下語其輔佐亦曰公而不阿而已周官曰以公滅私
民其允懷說者謂以天下之公理滅一己之私情則令行
而民莫不敬信懷服矣則是公之爲用通三才而一之自
天子以至於嗇夫板尹不可須臾離者也人稟天地之中
以生具衆理應萬事者心也虛靈洞澈無物不觸一蔽於
私蒙昧昏錯而其本然全體固自若也荀卿於是立公生
明之說啟人至矣蓋公也者無私之謂也無私則淨淨則
明明則如鑑照物妍媸黑白舉無遁形明也者公之發見
者也而所謂生者謂有此公卽有此明猶播種於地而必

出焉以之扁堂觸目儆省而又克已復禮以立其體應事
接物以適其用不微名以爲公不在數以爲明一毫私欲
無自而入理之微地之遠莫不瞭然在吾目中尙何覆瓿
之有哉若夫不下比以闇上不上同以疾下分爭於中不
以私害之荀卿所謂公士生明者諸君得之矣推公生明
之極致尊君愛民物至而應事起而辨將不進爲通士乎
諸君其勉之

彰德路同知林州事孫丞事去思之碑

士一命可行志至哉言乎夫士之仕崇卑不必較也顧所
行何如乎不屑下僚謂必長而後可以行吾志亦固矣夫

苟吾行是地雖貳長能尼之乎苟吾行非地雖長貳獨不能尼之乎若夫挾長以陵駕其貳者固有之爲之貳者亦盡其誠而已果盡其誠信及豚魚人有不孚者乎且利人澤物君子之志好德惡仇齊民之性君子因人之性行己之志凡吾之得爲者盡爲之其爲利澤多矣尙何崇舉之校哉彼以州縣爲徒勞者又不知聖人抱關擊柝雖賤必敬之義也至正戊子秋高唐孫君由中書直省舍人來倅林州期月而頌聲作三年而一致耆老佐義楊顯牛恒善輩請曰孫侯惠吾林不一卽人共知者若始至謁廟學易神門植松栢甃垣墉造禮器拓門徑獎勵學子急先務而

知所本矣農桑文具躬責其實胥隸煩擾盡汰其冗善惡
有籍使人自格蜜貨鑊葉宿弊尤劇刮而去之除李玉地
虛稅十五家之害實惠民局使病者得藥言夏稅納府病
民而聽納於州唐宋糧輸運勞遠而聽輸於府皆實惠切
民今終更去矣將刻之石以永我林民之思且知公亦嘉
其善辭必不靳敢跡其實以請予衰病雖深居而吏吾父
母之邦者獨不置涇渭胸中邪去年麥疸秋雨復傷穀今
春大饑有鬻子女不售而棄之者府始告饑法預告災後
聽告饑吾府未嘗告災而檄君馳傳請賑省部難之君哀
訴廟堂極力營度委曲百折而後得請使它使往旣局於

法人復懦繒吾郡一州三縣一司之民有斃而已今孫君
之惠不專其州而三縣一司之民舉受其惠是可書而可
頌也昔有在官無當時譽其後人思者況有當時譽而去
後人復思者乎世之去官而誦民不已知者民非不知也
感之者未至耳觀林民之知孫君而又思之不能忘則世
之校崇卑而誦民不已知者亦可自力矣孫君名徹徹篤
字可臣讀書而施於政政有可觀者若是故樂爲之書

彰德路儒學營修記

彰德路儒學正燕九萬學錄許中行貽書有壬曰九萬輩
非才其何以承學事主領敦勸郡大夫是賴歲丁丑秋監

郡荀公以上丁祀近獻官行事待次有幕而茲簿帷裯几榻之需歲假於市不乾沒則褫敗之人用怨讟大非所以事神也乃命錄事任允中董役作屋不浹日而東西建各五間祀永有次人永無撓矣明年五月又以廟門木朽不任啟閉仍命任允中撤而一新書閣之欹者正之周垣之缺者完之廟宮崇嚴士民改觀六月總管杜公始殿謁而塗墍剝落容光穿漏亟命安陽縣尹趙時敏填其罅圻其墜尙懼不密復作承塵爲板凡四百方士子安昔之翫異今之屢不敢小而略也敢請有壬聞而喜曰善有小乎襮其小不益勗其大者乎國制有司主學風紀勵其怠而天

下主者視如其家一弊必修一墜必舉者有幾茂教典習
故常身雖至而目不一顧者衆矣二公之善其小矣而其
大者可不勗哉詩人頌魯僖公能修泮宮蓋嘗三復其辭
以意逆志而竊有說焉詩曰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敬慎威
儀維民之則又曰明明魯侯克明其德又曰濟濟多士克
廣德心詩人因其能修泮宮而頌之不言其修而拳拳於
德者其亦有深意乎敬明克明則上之人以身爲教而進
修之功至矣推以覺人人是效而多士則又克廣是心充
其所至皆去其舊染之污矣大學明德新民之事也上之
所以教下之所以學其備於是哉泮宮諸侯之學也今列

邠之學是已學之學者乃學孔子者也孔子天也不可階而升也而見諸詩書易春秋者皆學者所當致力可階而升者也泮宮之詩明德之要其當致力之先者乎上以是爲教則億公不專美矣下以是爲學非魯之多士乎不是之求而或詞華之是訓功利之是趨作爲以干譽緣飾以適徑則雖高其閤闕廣舍萬間無益也相古名郡也宋則忠獻韓公興設有成金季兵燬國初興修尋復隳圯至元六年己巳總管王遵重建繼之營修者時有人焉惜其不得燕九萬輩潔之也荀公名凱霖西域人杜公名德遠定興人二公之有志於學士之歸美其上可書也書頌也頌

無規可乎其益勗其大者哉

遼山縣儒學記

遼山縣治萬山中平原什一岡陵波坂懇闢殆偏而民亦多窶以故環數百里內矇不知學俗日以媮作縣者率以供資糧雇屨爲急於學校蓋蔑如也延祐乙卯新河李行簡來尹是縣縣以附郭屬有事於州學營材董役李君力爲居多旣而慨然曰吾治雖下邑亦設學官以總鄉校而使之僦民屋爲苟且計是大不可於是命工求木卽醞務廢址構堂凡十二楹函丈位中四筵秩秩師生有歸人得矜式教諭馮成終徵余辭記其實惟天朝龍興列聖崇教

天下郡邑莫不建學獨縣治之附所屬者其爲學則不一在江南則建設畢備越河而北附路府者且不雨有而況於州乎今吾州二學迺獨克備李君之力可知已遂呼其民而語之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其有禮義也禮義根於心非外至也特不知學則物欲得以蔽之矣且人之於禮義猶饑之於食寒之於衣雖有智者能饑不食寒不衣乎饑寒切身必汲汲乎求其所以禦之者固無待於勸之也於禮義而不知求是猶甘饑寒而死不求所以禦之也朝廷崇學校設教官勸人以無待人勸者何哉誠不忍見其甘饑寒而死強聒勸其所以禦之者此聖人之仁也

閩蜀蠻徼一變爲華遷故中土人性亦猶昔也以乃折以
侗而走顛蒙者蓋以無啟之者也今而邑長推上意建以
以居爾教官奉常職執經以淑爾其忍閩蜀之不若耶以
吾言必奮然有以自力矣若夫視學校爲干祿地修天爵以
以要人爵則非吾之所望也學也祿在其中有不期然而以
然者第黽勉進德已自有以處之矣嗚呼尙監茲哉

圭塘小藁卷之八終

三塘小藁卷第九

三怡堂業書

元中憲大夫同僉太常禮儀院事弟有孚編

碑志

勅賜推誠宣力定遠佐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

上柱國曹南忠宣王神道碑銘

并序

曹南忠宣王薨六十年若乃祖乃父豐功高烈墓道之石
咸未有紀至元六年歲在庚辰十二月己亥中書右丞相
臣脫脫左丞相臣帖木兒普華等以聞勅中書參知政事
臣有壬爲銘翰林學士承旨臣夔夔爲書翰林學士臣玄
篆其額臣有壬承命兢惕而竊又自幸皇帝不以臣庸劣

俾參臺司而王之子臣脫歡實平章政事世講義篤當悉其世家飭其未至以章眎來世矧威命有赫其敢以弱陋辭王諱阿剌罕蒙古札刺兒氏祖諱撥澈贈定威佐運功臣光祿大夫司徒上柱國追封曹南王謚忠定父諱也柳干贈忠宣靜遠佐運功臣金紫光祿大夫中書右丞相上柱國追封曹南王謚桓毅祖妣塔拜妣滅列俱追封曹南王夫人忠定幼宿衛太祖皇帝服弓矢割烹征屢有功竟死於戰桓毅嗣宿衛事岳里吉太子從闕出忽都禿太子伐金遂侵宋以功陞萬戶尋以天下馬步禁軍都元師副大將察罕征討察罕沒遂代之統夫軍攻淮東西諸城已

未從世祖皇帝渡江破宋師隆興北山還上都賜黃金五十兩中統初詔將所部討阿藍鯨見渾都海追至河西有功二年從征阿里不哥賜金篋一文繪九三年從宋王合必赤討李壇賊搃老僧口日夜搏戰走之奪其輜重進拔濟南賜金鞍文錦各一黃金如上都數四年春錫虎符銀章至元四年有事襄陽走宋師安陽灘賜白金衣物五年大軍圍襄樊分戍百丈山以犄宋師戰屢捷十年拔襄樊十一年畧地郢復奪郢州南門堡視地勢可達戰艦於江遣撒里蠻白大將自沙蕪口入江取鄂州泝江陸復逾陸畧地至鎮江十二年擢昭毅大將軍仍蒙古軍馬上萬戶

權行中書省事駐建康與右丞相伯顏參政董文炳爲三道水陸分進期集臨安王以右軍取道獨松關破東壩砦至護牙山遇宋師手斬其將杜總管獲甲盾數百入溧陽界復值宋師斬騎將二人禽裨將祝亮等四十二人斬首三千級進拔溧陽獲首虜七千戰章步橋斬其將吳奉使斬首三千級進攻建平破之斬吳許兩總制拔廣德西安長興攻獨松關禽谷總制至柏市禽其將張八斬首二千級進中奉大夫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十三年三軍會臨安宋亡九月徇浙東未下郡邑所至納款降趙提刑等五百餘人追宋宗室秀王與擇於閩至福安轉戰四十餘里殺

其步帥觀察使李世達於陣俘與擇及其子弟監軍趙由
憍防禦使林德獲印章五器仗萬計安撫使王吉等皆望
風降偏師入興化禽宋相陳文龍招降宋官二百餘人淮
兵三十人江南平十二月以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行江東
道宣慰使十四年入覲進資善大夫行中書省左丞仍宣
慰使十六年進資德大夫行中書省右丞使如故十八年
入覲賜玉帶弓矢進光祿大夫中書左丞相行中書事統
師四十餘萬征日本次明州而薨年四十有九是年十月
吉日葬曹州濟陰縣郭村之原初贈協謀佐理功臣太師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曹國公謚武定加贈推誠宣力定

遠佐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曹南王謚忠宣配脫端闕關倫忽都臺並封曹南王夫人子男二曰也速迭兒襲左手蒙古萬戶天曆初有擁護功遂參預河南省三轉知樞密院出爲河南省平章政事兼山東河北蒙古軍大都督入爲集賢大學士進銀青榮祿大夫薨曰脫歡起家同知蘄州路四轉爲河南左丞由南臺侍御史再遷爲西臺御史中丞母疾棄官歷江西湖廣江浙三省平章政事進階光祿大夫拜南臺御史大夫改河南平章以母老辭至元六年拜中書平章政事在政府念母老而遠語及輒流涕南臺總十道按三省非重臣不可復拜御

史大夫且使其養也女五人適管軍總管忽刺出貴赤衛副使八合謀蒙古軍千戶塔察兒真定路總管哈刺孫蒙古右手萬戶也兒吉尼孫男女若干皇元以仁武取天下艱難肇造與共事者惟國人爾而國人中尤賴以濟者若札刺兒氏則四傑之一焉王之乃祖乃父無征不從無戰不捷而所部之士威信素著如臂使指無不如志天下旣一俾率其部而世其職雜居心腹之地以制四方世祖皇帝萬世之遠圖也王明而恕謀而有斷始襲其部士皆樂爲之用提兵鼓行指期制勝其追判河西攻堅歷下力戰襄樊畧地郢復可謂雄偉之績矣若夫卷甲沙蕪而長江

失天塹之險分節獨松而重關若無人之境卒使宋主面
縛海隅風靡則無忝爾祖而世篤有加焉日本之役未至
而薨厥後蹉跎貽悔議者謂使王在當不至若是也皇元
屈佯策以一區宇舊勞之臣者艾熾昌者非一王暨祖考
皆死戰陣以致寧救乃身不享之昔賢謂世德之臣厚施
而不食其報然後其子孫能與守文太平之主共天下之
富王壽不滿其德而二子佐列聖重熙之運皆致位崇極
王薨甲子一周矣賜銘墓道哀榮益新又立祠建康賜祭
田千畝世福蓋未艾也嗚呼崇德報功朝典縟矣歸美報
上獨不在王子孫乎臣有壬謹再拜稽首爲之銘曰

於赫天造秉鉞四馳芟夷蕪梗以式九圍河翁嶽喬貴胄
接武闕如奮出奔走禦侮桓毅之子忠定之孫率我舊部
勗我鋪敦帝命南伐潰襄拔郢夷庚旣塞哦旅爰整擘擘
匪車舟乃陸通投鞭斷江率潞而東三軍犄角分趣吾會
遂啟溧陽肆我禡類崩角稽首漿壺食簞廣德弗城獨松
弗關大會臨安組頸道左乾坤清夷四方來賀蕞爾島夷
乃敢不庭皇風播海長星墜營訐訐郭原鬱鬱王兆焯勤
崇極申以廟貌旣歷五紀盍文其碑亦惟天道遲速有時
假寵九原追功未墜聿聲其休永錫來裔

有元功臣曹南忠宣王祠堂碑

至正元年二月乙酉中書臣僚言勅建曹南王阿剌罕祠
禮官議視淮安忠武王而祠於集慶縣官給其費且請賜
田千畝以奉祭祀制曰可既月王之子脫歡由中書平章
政事拜御史大夫行臺江南臺治集慶又得躬相厥役以
迄於成貽書有壬曰子嘗承詔銘先王知先王莫如子祀
落矣願有紀也讓不可乃本其碑顯其家世履歷勲庸之
概曰蒙古札剌兒氏有贈定威佐運功臣光祿大夫司徒
謚忠定諱撥撒者王祖也贈宣忠靖遠佐運功臣金紫光
祿大夫中書右丞相謚桓毅諱也柳干者王考也勲皆上
柱國爵皆曹南王身皆死於戰有大功祖妣塔拜妣滅列

皆封王夫人此其家世王沉毅善戰襲桓毅職中統四年
錫銀章虎節仍上萬戶至元十二年擢昭毅大將軍以上
萬戶權行中書省進中奉大夫行中書省參知政事明年
以參知政事行江東道宣慰使明年入覲陞資善大夫行
中書省左丞十六年進資德大夫行中書省右丞仍宣慰
江東十八年入覲拜中書左丞相行中書省事階光祿大
夫征日本次明州而薨壽四十九葬曹州濟陰縣郭村累
贈推誠宣力定遠佐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
追封曹南王謚忠宣此其履歷歲己未渡江破宋師於隆
興北山中統初討阿藍斛兒渾都海於河西明年扈征阿

里不哥於幕北明年從宗王平李壇於濟南四役皆有奇功賜黃金金籠金鞍文錦恩數稠疊至元四年觀兵襄陽明年圍之越六年克之始走宋師安陽灘中綴宋師百丈山卒與策勲焉十一年畧地江北奪郢州南門堡獻盪舟之策渡沙蕪取鄂州泝江陵至鎮江十二年與淮安忠武王右丞相伯顏分道取宋王發建康道與宋師戰屢敗之破東壩砦拔溧陽建平廣德西安長興關獨松關前後斬首一萬五千級殺其將杜總管吳奉使許吳二總制及騎將二人俘谷總制張知府裨將祝亮等四十二人十三年三軍會於杭宋亡徇浙東降趙提刑等五百餘人追播福

安僵尸四十里殺少帥李世達俘秀王與擇監軍趙由憯
防禦使林德降安撫使王吉分軍興化禽宋相陳文龍降
宋官二百餘人淮兵三千人江南遂平此其勲庸配脫端
闕闕倫忽都臺並封王夫人子男二長也速迭兒銀青榮
祿大夫山東河北蒙古軍大都督集賢大學士次大夫也
女五俱適望族有王惟古者功臣受封之國先建宗廟於
路寢之東所以廣孝而勸忠也諸侯之制二昭二穆與太
祖之廟而五太祖百世不遷昭穆則視親盡而遞遷之自
漢以來諸侯鮮及十世身享崇爵而子孫不能保也廟制
由是而不講矣其有德及生民功施社稷者在朝廷則有

圖形以寓其思賢念功之意在其臣吏則有建祠以盡其事亡好存之心亦因時制宜之義也諸葛武侯之沒所在求爲立廟又請立之成都後主皆不聽民至私祭陌上以武侯之功尙何靳於一廟豈欲黜私祭以崇正禮耶夫所在立廟若汎立之成都亦復不聽何哉至習隆向充之請始聽立廟沔陽則武侯之得廟亦戛戛乎其難哉皇上於忠宣旣立之祠又錫之田思賢念功之盛德豈區區蜀禪之所知哉大夫祇順德意克篤前徽勸孝勸忠於是乎在皆可歌以薦者也乃爲之詩俾歌以徹豆籩其辭曰

乾元統天乘六龍宏材碩德如雲從忠宣天挺間世雄父

菑子播昏作農帝曰來汝汝世忠奮戈無往不奏功方城
額額際皇風分兵掎角乘其墉沙燕飛渡星月蒙順流震
擊無遺鋒義旗禮干越獨松趙孤銜璧吳山空萬邦玉帛
四海同臺司兩轄昭報功虎符龍節行江東倭奴何物勞
蒙衝魂升海隅心九重揚顯有子能始終哀榮典冊備且
隆袞裳旒冕曹南封石頭城高江流濼新廟奕奕摩蒼穹
圭田千畝畝且鍾維糜維芑紛穆種春揄釋烝簋有饌醇
醴載裸牲特豐樂備舞兮明禮容神保假兮福祿降象賢
世美垂無窮

大元故翰林學士資善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賜推

忠守正亮節功臣資政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
書省左丞上護軍追封魏郡公謚文肅暢公神道
碑銘

泰定丙寅翰林學士資善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暢公薨
十年突制贈資政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左丞上
護軍追封魏郡公謚文肅又十年加賜推忠守正亮節功
臣官勲如故伯子江東道廉訪副使篤將侈君之賜灼公
之善範後之承也諡其友許有壬叙而銘之碑叙曰公諱
師文字純甫上世居汴公生洛陽大父淵贈中順大夫上
騎都尉魏郡伯配田氏贈魏郡太君父訥參汴侯幕一府

服其賢注地理指掌圖有詩名公幼警悟貧無書手抄口
誦甫十五博覽經史弱冠謁魯齋許先生先生賓遇之高
弟若姚公端甫高公道凝皆相推友善中原底定慨然有
志於世上時政十六策受知丞相安童補右三部令史丞
相伯顏南征選爲省掾從攻揚州常州下蘇秀臨安歸裝
獨載書籍無一長物編平宋實蹟上之初官承事卽行樞
密院都事重慶叛竭謀畫諾諸城相率內附安西王承制
改四川北道宣慰司經歷尋除承直卽潼川路治中拔寒
峻王朝綱王伯寧韓伯昌爲府史後皆至達官修府治廢
地得白金五十錠同僚分公十錠公獨不受以修廟學傳

舍餘作酒器給公用承制改同知保寧路事治尙平簡反側以安擢僉四川道按察司事世皇知其賢詔所至毋敢沮撓給三傳赴上至則擿姦雪寃興學除弊風采一變有旨若曰暢純甫不貪佳士也其令與臺臣玉速帖木兒爲侶遂拜監察御史糾劾權貴憲綱肅然上所纂農書遷陝西漢中道巡行勸農副使置義倉教栽植闢荒田農事以興俄僉陝西道按察司事時按察改廉訪司精汰舊官獨副使盧公處道暨公仍舊興元監軍怙勢肆虐得其賊奏決之移僉山南道枝江歲防水役衆往返四百里供給尤苦公以江水安流悉罷其役亦都護駙馬之徒大爲民害

繩其尤者流之改僉山東道人爲國子司業教育有規諸
生服焉除陝西行省理問始至決滯訟三百餘事若右丞
圖滿迭兒之訟家財宣使輩士安之箠折民齒開成同知
張德昭之利女財而奪之歸皆強悍有恃官不能制者併
寘於法引疾歸遷太常少卿轉翰林侍讀學士知制誥同
修國史成宗寘天武宗撫軍朔方仁宗淵潛覃懷而中宮
屬意安西宰相知其不可乃集館關議以察向背公與焉
卽颺言曰此宗社重事詎宜苟且衆皆默然又曰余病矣
請歸調治遂拂衣而起仁宗入京始出視事草至大改元
詔修成宗實錄賜中統楮幣爲定一百加少中大夫請郡

除太平路總管兼勸農事歲旱當禱公曰聞先旱必哀於民天可欺乎乃捐俸致禱不日沾足當塗民坐殺牛祈雨囚械者六十餘人公惻然曰雨暘愆期守令責也民殺牛致雨爾縱不愧於心尙忍聽其訟乎卽破械出之舟有泝流觸汧流之舟致溺其人累讞不決公亦縱之吏持不可上其議憲司卒是公議秩米收貯盈屋公曰吾家人能盡此乎呼寒士小民恣其取去分憲至郡必謁公曰公治內無事此來行故事爾至屬邑曰暢先生治內何敢久留後守爲之立祠於學召爲翰林侍讀學士階中奉大夫奉勅撰王勃成道記序等文賜白金兩錠不受尋除燕南河北

道肅政廉訪使視事五月歸中書遣編修官李木魯狝奉
翰林學士之命以請起至汴以疾歸延祐四年丁巳秋主
河南鄉試歸次襄縣西顧長安發丘壟之歎因感疾十月
朔薨於縣之傅舍某年某月某日塋於襄縣峴山之原配
移刺氏上世遼貴族佩金虎符萬戶某之女先公二十年
卒兩封魏郡夫人三子長篤也廕淮安路判官轉將作院
經歷拜西臺御史移南臺陞都事除江浙行省員外郎改
僉山東道廉訪司事入爲監察御史階太中大夫爲今官
娶李氏子六人勉國子上舍生年二十七卒勤劬勸勤
皆幼女五人次日鶩不仕娶成氏子勛女一人次日駿娶

蒙古氏子四人勗助勝篤駿魏郡夫人生騫曹氏出也
至元之初際興王之運得賢爲盛而文學之士措諸有政
拔出流俗藉其在世若魏公者混一來可數也公制行孤
潔足以俯視一世立志高遠足以上追古人天下之人莫
不驚歎以爲異人而不知者造訕騰議公亦不恤也若夫
從南征而垂橐歸得地藏而用諸官屢辭上請盡揮祿入
雖公小節而其胸次爲何如哉高公彥敬爲山南副使移
文言不可居公上者三謂公官五品先十餘年不可犯積
薪之誚渡江孰不富貴至今家僮僅數口寒士無異勢利
無一動其心高節清風殆不可及且兄事三十年義雖朋

友愛如同生一旦岸然其上實不自安犯此三不義何以
糾人之非卽口辭去觀此則當時俗化之美士大夫風節
之高公之所以致此者可知已朝爲侍吏暮爲倖躐數級
傲然爲長吏爲同列者聞二公之風亦可少愧哉公作守
得古循吏體執憲有古遺直風至於立朝抗論不恤利害
則其較著者也其爲學宜專館閣備顧問而中外十轉始
爲國子司業又出爲陝西理問入翰林才一轉官等又出
守再除翰林則老矣豈一時人才之多邪抑當時名爵之
重雖如公者亦若是而已邪一技一能與不能操觚而專
局至通貴未止者則又有命也邪然而列聖知遇多士推

服太史有錄太常有謚加贈有號而又承家有子則天於公亦厚矣讀書一過目卽不忘假友人宋長編不浹日反之友訝其易公曰予舊熟之有忘者申之爾友記僻事數十驗之應答如響爲文力追古作盧公處道以爲似太史公而姚公端甫亦稱純甫實善文著述多而不存彙副使所萃才十一爾其見於世者不專於文也銘曰

魏公之出際時淳興挾策見世淵儲遂騰宋木斯振蜀蔓有芳簡牘旣資贊益惟弘陶之不撫撫之不拒以隄厥潰以撒厥彌壁求簡編土視金縉皇皇使車爰七其乘善則爾揚愆乃爾繩學政聿修郡績載凝掌帝之制適天之夢

大議不屈長江可溯名曰山重家不縷增歸來自樂飲水
曲肱有介如石有潔如冰峻如絕壁孤如秋鷹弛張翫世
中別淄澠夷考其行不渝九徵聞公之風貪懦自懲宰木
已拱恩光日昇漢江汪洋峴首峻嶒元凱多事慮及谷陵
惟德惟神有懔威稜景而前修昌而後承登世於千物莫
我敢較

五龍廟碑

龍於天地間爲物最神乾首六十四卦獨是取象其以神
變不測時乘御天雲行雨施烝民乃粒功莫與京乎大塞
堪輿小爲蠶蠋能短能長能幽能明者神之末也管子曰

龍水之神者也乘水則神立則雖神物其亦擇所可依而後能神其神哉江河湖海固其家也天下之曰潭曰湫曰巖曰洞曰池者非一必皆幽深僻險有水可依而後居焉土人徃徃時見光怪不敢襲也而又旱暵有禱則從而祠焉彰德路安陽縣西北五里洹水之陽有五龍廟廟之下水黑而深洹水至是瀦而後流其龍居之淵乎太原元裕之效虞初書明昌中風拔廟樹印地有跡事頗涉怪而不及廟之建始何時其號五者具五方爲象設爾以其禱之屢孚也路達魯花赤荀公凱霖同知阿藍判官毛刺真嘗修其廢築臺其前至元四年戊寅夏旱甚甫事請禱六月

二十日甲申總管杜公德遠始下車憂惶無措曰不才之
來丁旱之會又數月不雨則苗盡槁人何食賦何徵責何
以這盍走靈祠而禱諸苟公曰五龍廟效靈自昔協恭精
禱神其閔乎於是率僚屬齋沐具香幣禱焉戊子行事雲
俄起是夕微雨越翌日大作三日乃止苗之槁者淳而興
市之閉遏者發人之轉徙者息病者以蘇訛言以寂豐凶
笑顰變乎旦夕旣報祀安陽縣尹趙君時敏刻石以昭神
貺以遠邦君之休夫龍與人異處昔鬪涓淵子產以爲吾
無求於龍龍亦無求於我惟其無求則子產之言是已爲
天牧以守其土以養其民以供其貢賦而歲將告饑人將

轉死苟可弭當卽致其極則其能無求於龍乎且龍之
託於茲水以神其神人象而祀之有年矣應捷桴鼓亦其
宜也否則將不與搏土縛芻等哉抑聞之雨出乎神而亦
由乎人至誠貫石信及豚魚况龍之神人之誠有不格者
乎然而龍之德不可忘也祭法曰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
爲風雨見怪物皆曰神洹水有龍龍能出雲爲雨祠亦宜
哉書其概申以迎送神曲俾祀而歌焉其詞曰
洹之水兮沖融祠其涖矣兮惟其深羗自珍兮神龍勿澤
勝兮實所宮魑之虐兮蘊隆龜吾田兮槁吾稔稔將竭澤
兮及爾躬哀吾氓兮疲瘡忍及喙兮弗充龍之怒兮奮飛

豐隆前驅兮屏翳後隨
騰清波兮淋漓沛之霖兮
鮮厥報祀兮孔時冷風肅兮
滿旗鼓坎坎兮吹參差荷神嘉
無期

膏澤施兮不屯苗其傑兮木欣欣牲之膻兮醪之醇琮璫
席靚兮紫燎薰享不儀物兮享以人龍之去兮逡巡噓雲
氣兮氤氳歸九淵兮深藏歛大惠兮芘一方時潛飛兮則
其常有叩斯應兮惟爾之臧百穀充羨兮遺秉在田龍兮
龍兮人不爾諼

勅賜興元閣碑

太祖聖武皇帝之十五年歲在庚辰定都和林太宗皇帝

培植煦育民物康阜始建宮闕因築梵宇基而未屋憲祖
繼述歲丙辰作大浮屠覆以傑閣鳩功方殷六龍狩蜀代
工使能侔督絡繹力底於成閣五級高三百尺其下四面
爲屋各七間環列諸佛具如經旨至大辛亥仁皇御天聞
有弊損遣延慶使搆思監輦錮葺之又三十一年爲至正
壬午皇上念祖宗根本之地二聖築構之艱勅怯忭府同
知今武備卿普答失里暨嶺北行中書省右丞今宣政院
使月魯帖木兒專督重修歷四年方致完美周塔塗金晃
朗奪目閣中邊頂踵巨細曲折若城乎髹聖靡不堅麗精
至重三其門繚以周垣煥乎一新縣官出中統楮幣爲緡

二十六萬五千有奇費視昔半而功則倍之丙戌十一月
七日上御明仁殿中書省臣奏閣修惟新不可不銘勅翰
林學士承旨臣有壬文諸石臣有壬拜手稽首而言曰天
地運用之妙臣無得而名焉卽其形之近者言之風雷雨
暘之散動潤烜發生萬物者皆自上而施於下源泉陂澤
之流通抒泄灌溉大田者亦由高以及乎卑我國家興王
之地俯瞰萬國大聖人首出庶物位乎天德引闔莘萌紐
牙開闢而後蓄而未發之氣以資始品彙自上而施於下
由高以及乎卑故澤之流若高屋之建瓴師之出如太山
之墜石功烈之成登三邁五漢而下莫我儼也定都和林

造邦之基立矣太宗憲宗雖干戈間而以不嗜殺人爲心
聞象教清淨覺皇慈仁之旨有契宸衷資其說以格蚩蚩
之未格者非大示尊崇則無以爲感觸之地而大聖人壘
空四海撮土八埏囊括宇宙席捲河山之量實兆朕於是
焉臣有壬生長熙洽之世朔南名刹罔不歷觀聞嶺北人
誦閣之大竊疑其夸質諸嘗行陝蜀江廣閩浙且仕嶺北
之人信天下之閣無與爲比也昔祇桓寺基八十頃一百
二十院祇陀須達二人成之我國家富有四海視布地之
金特錙銖爾則此閣締構之峻偉傑峙與雪山相高鷲嶺
盛宜也閣始無名但以大閣寺著稱皇上賜名曰興元

之閣蓋經始之曰實我元順天應人龍興之初名協於實
矣且和林自元昌路爲轉運司爲宣慰司又爲嶺北行中
書省丙辰迄今九十一年而列聖駿極之蹟雄都瑰異之
觀無一人一言及紀述者一旦形諸玉音刻之堅珉遲速
其亦有緣乎於戲休哉爲大利益可量也夫銘曰

鴻蒙再闢世再初聖神立極卑黃虞建都乃握天地樞俯
拾萬國如墜枯磬磬赤子饑待舖后笑後我來其蘇天戈
豈欲專天誅心以不殺人自孚顧茲象教非虛無與我異
世而同符以大智慧明群愚開極樂國包寰區祇園方欲
鳩其徒乘龍遽爾及鼎湖後聖繼作志不渝巍巍成此兜

率居不宏其規豈遠模轟天拔地高標孤中有屹立金浮屠諸佛環擁分四隅至大修廢走使車三十一年等須臾吾皇法祖恢聖謨坐令金碧新渠渠龐恩覆幬均堪輿如閣容塔綽有餘中書有請帝曰俞汝臣有壬其大書不騫不磷磐石如億萬斯歲綿皇圖

武昌路武當萬壽崇寧宮碑銘 有序

武當均州山先名太和道流謂其峻極秀絕非玄武神不足當故更名武當勝國端平甲午兵搖襄漢均民走鄂深神德不能忘鳴于官行武當祠於鄂爲冲霄壇制使孟珙禱於神有齊安之捷易壇爲觀蓋復崇寧額也我皇元至

元庚寅升武當萬壽崇寧宮地據雄峻鶴山亘其後大江
朝其前雲關扃深石磴梯危大殿高堂傑閣危亭長廊縈
帶通樓環匝百神胥宇羽流栖息壇壝鼓鐘學館庖廡鞞
鞞錯布仰觀樓閣玲瓏在五雲絕頂俯瞰萬間鱗集煙靄
蔽虧若洞庭觀波濤目爲之眩而山川形勝闐闐盛麗金
碧丹雘高下相輝玉京十二樓不得而見之此亦入境之
洞天也泰定甲子又改作玉皇閣凡十二丈深廣相若由
甲午迄至正甲申一百一十一年壇而觀觀而宮若葺故
若建新幾人幾日幾工幾木而甲申之二月戊午掃於一
炬洞真明道冲妙真人住持提點兼領諸宮觀事羅君大

震職宮事餘四十年勞瘁已至時當弛擔而彼所謂劫運
乃丁其會常情體解氣沮方偕其徒曹大坤等以已貲率
衆力任其復而威順王實鎮是邦主贊尤恪重起兩廡甲
子樓三十一間以其下內半爲雲房歲丁亥三清殿成深
廣十尋高九丈加舊制三之一又建玄天上帝殿聖像侍
從供器靡不備功而又作亭礮石以紀綸綍運機爲藏以
待禴禳餘凡締構口以就緒矣昔閣之成嘗屬予記亡友
玄教大宗師閑閑吳公亦屢爲言時待罪政府多事因循
遂至今日乃己丑八月書來告其掇拾煨燼有成仍命予
志夫所謂劫運者吾儒所謂數也天地且有數人力之盛

神靈之託其能出天地之外者乎其成其毀有不必究者
已玄武之祠昉宋真宗我朝至元己巳龜蛇見於高梁河
以爲玄武之祥爲築昭應宮於是武當之山若增而高矣
是宮之名雖主玄帝而巍然南面朝五帝者實主玉皇玄
帝五帝之一也若夫北方七宿爲水之神寓形龜蛇者世
所聞矣主之大者蓋鬯厥旨玉皇禮家所謂昊天上帝也
以形體言之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以功用謂之鬼神以
妙用謂之神主宰者不離乎功用而能妙用者也日用之
運行風雷之鼓舞山川之流峙人物之生息皆功效之著
者闔且闕於斯往且來於斯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則

有妙用存焉先王之有天下也以爲萬物本乎天故祀於
郊圜丘以象其形蒼璧以象其色樂九變以著其數猶曰
維天其右之其之爲言不敢必之辭也不特此也群祀亦
然或求諸陰或求諸陽不可方數徵形狀索也自神仙好
樓居之說行遂有作崇臺傑觀以侯之者嵩呼之間巨跡
之見真若可以形聲相接而像設濫觴於此矣其始也施
之群祀其卒也於上帝亦冠裳而宮室之矣聖人以神道
設教上智昭昭無幽不遁下愚蚩蚩旣顯而蒙孰爲民彝
孰爲帝衷可使由之而不能使之知也今號於衆曰帝以
主宰言其不啞然笑者幾希孰與樹中天之華構揭上帝

之高居使瞻而仰之者舉手加額曰上帝臨汝無貳爾心
由是而舍惡從善之心油然而生矣是宮之建顯命靈躅
祝釐芘民者固自有在而使民觀感曰遷於善聖教之助
不又多矣乎銘曰

岷江東涘鄂城西壁疊巘嶙峋崇宮仡仡天關失守灰飛
瞬息剝胤碩果復根定力噓蜃倏樓環璇俄室三華屹崒
九光赫奕雕梁龍矯文瓦鱗集梗吻雄鰲闌腰雌霓疎櫺
綺結飛簷翠濕碧霞騰虛流雲洞闢屏翳擁幢豐隆列戟
桂漿醞素蕙肴蒸碧靈霜清厲廣樂翕繹瑤草肥露玉華
醑日紫芝已甲蟠桃行實祥鸞朝朝瑞麟夕夕玄龜左顧

靈蛇右翼山川開朗神人愉懌物具阜康世允寧謐不冒
神休永奠人極

圭塘小藁卷之九終

圭塘小藁卷十

三怡堂叢書

元中憲大夫同僉太常禮儀院事弟有孚編

碑志

勅賜故資德大夫御史中丞贈摠忠宣憲協正功臣
河南行省右丞上護軍魏郡馬文貞公神道碑銘

并序

至正七年七月丁丑集賢侍講學士通奉大夫兼國子祭
酒臣天爵言故資德大夫御史中丞贈摠忠宣憲協正功
臣河南行省右丞上護軍追封魏郡公謚文貞馬祖常早
擢高第歷踐要途始終五朝有文有政宜賜碑紀德庸示

報功集賢院以聞制可命臣有壬爲文臣玄爲書臣起巖
篆其額三人皆文貞公同年進士而有壬託知尤厚始以
學士被命繼冒承旨皆職紀述其敢辭公字伯庸世雍古
部居靜州天山有錫里吉思者高祖也金季爲鳳翔兵馬
判官死節贈桓州刺史廟賜褒忠子孫因官以馬爲氏曾
祖月合乃從世祖征宋留汴掌饋饗累官禮部尙書贈推
忠宣力翊運功臣僉樞密院事謚忠懿祖世昌行尙書省
左右司郎中贈嘉議大夫吏部尙書父潤朝列大夫同知
漳州路總管府事贈中奉大夫河南行省參知政事追封
梁郡公妣楊氏追封梁郡夫人梁公官浮光因家焉公七

歲知學得錢卽以市書十歲見燭欹燒屋解衣沃水滅之
人嘆其異蜀儒張公須講經儀真公未冠質以疑義數十
張公竒之科舉詔下鄉會試皆第一廷試第二蓋以國人
冠也授應奉翰林文字承事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
官拜監察御史仁皇久正宸極猶居東宮近侍利燕飲得
請公抗言當御正衙立朝儀御史執簡太史執筆雖有懷
姦利已乞官賞者亦不敢出諸口承天地祖宗之重當極
調攝至於酒醴近侍進御當思一獻百拜之義英廟爲皇
太子請慎簡師傅下至臣僕亦宜精擇時大姦當國公首
知其盜觀國史洎同列疏其十罪仁廟震怒罷之黨與之

布要地者皆論列黜之端人昔與牴牾而擯斥者請拔用之泰州山移公言山不動之物而今動之豈在野有當用不用之賢在官有當言不言之佞大臣皆家居待罪薦賢拔滯知無不言改宣政院經歷月餘辭歸起爲社稷署令罷雜事於泉南大姦復相左遷開平縣尹欲中傷之退居浮光大姦死除翰林待制泰定建儲擢典寶少監太子左贊善尋兼翰林直學士成均釋奠陳太子視學之禮內出禮幣命公助祭除禮部尙書祖母張夫人卒護喪歸起爲右贊善復禮部尋辭歸天曆初再使召爲燕王內尉仍入禮部兩知貢舉一爲讀卷官時號得人參議中書省參定

親郊典儀充讀祝冊官禮成賚金幣拜治書侍御史賜犀帶及御書奎章閣記內庭宴服七襲金玉腰帶各一改徽政副使拜南臺中丞今上卽位召議新政賚白金爲兩二百楮幣爲貫萬金織綺爲端四改同知徽政院事拜御史中丞以公疾特免朝禮命光祿日結上尊知經筵進說必陳經史大義參以祖宗故實持憲務存大體西臺御史劾其僚禁酤時面有酒色以苛細黜之山東憲以孔氏訟聞以事闕名教不行按者亦引去司憲有以貪墨敗沒入其田廬請歸曲阜林廟從之拜樞密副使居無幾辭歸復南臺中丞遷西臺疾不赴積階自承事卽至資德大夫至元

四年三月丙午薨於光州之第得年六十是年四月壬申
葬州北平原鄉西樊里有司以聞有今贈謚配索氏封梁
郡夫人子男二武子承事卽湖廣行省檢校官文子徵事
卽秘書監著作卽孫男三女二公言事剴切嘗建國人暨
諸部旣誦周孔書當尊諸母以厚彝倫兵家子驕脆有孤
任使庶人挽強蹶張老死草野當建武學武舉儲材以備
非常時雖不用識者韙之至於論刑一本哀矜常言死罪
遇赦且原減死流徙未蒙殊渥當驗情遇恩內徙漢人滿
百執弓矢獵者不及百者流條格已有禁弓矢聚衆之條
又復爲此是錯綜網羅之誠恐愚民舉足蹈罪至論建德

民妻之不首夫死者則當以必死其得用法之意乎國家
涵濡百年舉髦斯士公先世已事華學至公始大以肆爲
文精核務去陳言師先秦兩漢尤致力於詩凌轍古作大
篇短章無不可傳者與修英廟實錄譯潤皇圖大訓承華
事略編集列后金鑑千秋記若干卷至順間龍虎臺應制
賦詩有玉食之賜嘗進擬藁爲之歎曰孰謂中原無碩儒
乎文集若干卷臺檄刻之揚州郡庠仁皇始行貢舉國人
而下列爲四色國人洎諸部爲右榜試目視左榜差優公
雖右榜左列及之者指未易屈焉且其爲學初不爲貢舉
也以挺特之資丁大明之會哀爲舉首馴至達官威重足

以鎮薄俗文章足以追古作議論足以正風教設科得士
不得不以延祐之初爲盛也不幸壽僅六十未究其用悲
夫銘曰

元大一統六合同風南臺北萊苑生其中卽旌有儒文貞
伊始文貞之世翼翼廟祀後承聿修講學諸夏廷昇至公
有大無撻嶄然異稟勿不事弄濡衣撲燎智劇碎甕益習
以進益混以澣不溺於流而登於岸先秦兩漢華咀實擷
天籟冷厲石湍激冽天子有詔乃興乃賓實三其魁一推
國人甫試館職倏我多冠以爾柵鑿安我考槃遐心浮雲
東帛空谷春防翊贊經筵啟沃皇格於天公司其度俊造

鑑衡風紀砥柱龐恩異數川委充溢云胡修途六十而柅
既易其名亦大其封於光之原賜碑崇崇賜碑崇崇於赫
厥銘同年之紀考信匪誣惟爾部族文貞有躅叙倫敦典
益介穀穀

元故右丞相怯烈公神道碑銘 并序

天厭宋金之不能君其民也篤生大有爲之君以君之我
太祖聖武皇帝順天應人龍飛朔方豪傑雲從四傑而下
僂功輩出若丞相鎮海蓋較著者也五世孫僉河北河南
道肅政廉訪司事赫斯狀其故請曰丞相奮庸天造名具
秘史世莫得聞子孫席世少文封謚稽稽諸麗牲有石而

無銘封謚在官銘不在子孫平敢再拜請恩昔長史館與
修功臣傳家報疏列至有炳炳在人子孫不能具一言一
事者竊嘗譙其後而悲其先也僉憲殖華學穎出群從思
弘世德嘉其能後故不讓而筆之丞相名鎮海卽稱海系
出怯烈氏或曰本田姓至朔方始氏怯烈曰實怯烈族時
同名者三因主屯田故加田別之有勇畧善騎射從征屢
有功歲丙寅長百夫從宗王百官於班竹兀那黑河同盟
功上太祖成吉思皇帝尊號倚注日密畫不釋鞍夜不解
帶爲札魯花赤征太陽國賜御馬一破曲出國汪國魯國
賜珠旗金虎符銀印爲閭里必總屬官金符十人銀符五

十人征塔塔兒欽察唐兀只溫回回契丹女真皆有功承
命闡兀里羊歡地爲屯田且城之因公名名其地曰鎮海
又曰稱海俾公守焉局所俘萬口居作後以其半不能寒
者移弘州孫塔哈察襲監弘州及其局風宜春稼屑供天
庖若諸樹藝爲設提舉以司之亦以公子孫世其職時諸
蕃畧定遂南牧至撫州與金將忽察忽思戰流矢中右脅
紿其衆謂不傷裏瘡復戰竟拔其城賜白金俾爲後證旣
拔燕都命公登大悲閣環射四矢所至市舍悉以賜之尋
受顧命奉太宗登極收天下符節獨公聽留復以貴戚金
符官隸麾下拜中書丞相偕塔察兒雪別歹取汴京河南

河中裕均蔡得九龍旗乘輿椅蓋悉以賜公中原既定錫
思州三百戶爲實封世食其賦爲置官守始立中書省尙
左公爲左丞相繼尙右改右相歲乙未八月二十一日薨
於家上惜悼不已賜金幣治喪命百官致祭葬弘州北阜
立祠其上憲宗嘗拊髀嘆曰使吾得鎮海江淮何憂惜其
亡矣世祖立極又以公舊部及降虜千人爲貴赤命公之
孫莊家爲千戶曾孫也里卜塔爲百戶世所謂十七投下
此其一也在干戈中每以進退爲急河西得亦吉兒赤匠
官得崔後其子皆爲名臣陰阻得田仕至大司徒得儒十
三人後皆知名夫人滅兒吉赤太祖所賜嬪妃也初克蔡

侔金公主某亦以賜公子男一十二人曰要束木爲礼魯
花赤佩金符札魯花赤之曾孫脫火赤龍貴赤千戶玄孫
保保襲中衛千戶曰孛古思從世皇有功雲南爲濟南益
都宣慰使僉河東道廉訪司事按攤不花淮東廉訪副使
曾孫曰潤里吉思僉憲高祖也孫若干人曰八十八脫烈
靖州路達魯花赤僉憲大父也子孫繁衍碑不具載世有
恒言飲水黑河最爲勲舊公實與焉國史曰脫必赤顏至
秘也非有功不紀公名在焉錫戶樹官傳之子孫祖宗來
可屈指公則二焉卽是觀之豐功盛烈雖家乘紀述容有
逸畧而其矚然大者不可掩也銘曰

雲雷經綸屯將作解元氣鼓動大塊斯噫豐隆屏翳相爲
後先亨之毒之以基我元於赫代工開天伊始同盟黑河
有如白水轍環扈征何堅不摧戰功曰多我實有之珠旗
揚揚金符煌煌從官如雲君賜以彰天荒旣甞有城翼翼
樹藝告成百工以集郢律回春奏食靡艱俾爾子姓世尸
厥官族鋒雖利吾忘吾脅恬然不傷嬰鋒蹠血拔燕論功
旌以殊禮四矢所至悉公之邸帝曰汝賢其長中書沐蔡
底平金社遂墟眎功頒賞賜戶三百世掌食采有官永額
不懲首離優游考終九重震悼賻興祭豐弘惟桐鄉庸昭
崇報有穹其封有恤其廟秘史紀名永終不墜顧是刻文

益示勦厲

大元故贈光祿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

柱國追封趙國公阿塔海牙公神道碑銘

并序

江南行臺御史大夫阿思蘭海牙致政家居遣其子都水
少監忙歡奉家乘請曰老夫賴先世餘澤竊祿位有年而
吾父平章公墓尙未表非慢也願盛滿難居功名鮮終恒
懼不克負荷遺羞丘壠君恩如天幸賜骸骨養疴田里年
且八袞吾知免夫子知我其銘之有壬讓不獲本其狀序
曰平章公諱阿塔海牙畏我爾氏世爲高昌望族祖玉龍
阿思蘭都大都大華言巨室也贈中奉大夫河南江北等

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范陽郡公祖妣月禿堅追封
范陽郡夫人考諱哈刺阿思蘭都大當太祖皇帝肇建區
宇國主邑都護發兵攻金斬其長史聞滅乞里有異遣將
命偕察魯四人馳告行在且具欵誠上曰果如爾言其告
爾主以方物來對曰皇帝幸生活高昌高昌身且不敢有
何有方物復命輦寶貨金織段以獻由是高昌內附因留
宿衛從太祖南征卒於柳城贈資善大夫湖廣等處行中
書省右丞上護軍范陽郡公妣燕帖你追封范陽郡夫人
公宿衛積勞除塔山屯田打捕提舉不就卒於京師昭回
里第年七十一葬城西小南莊之原贈光祿大夫江浙等

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趙國公配八剌忽都哈封柳
城郡太夫人卒於濟南年八十四大夫時長憲山東護柩
歸耐子男二長大夫也次賽因海牙同僉宣徽院事早卒
嗚呼世臣大家上有啟而下有承得以世濟其美者公一
門其庶幾乎公性恂恂而志趣超詣由近侍出官非其志
也嘗曰我先人有大造於高昌氏子孫必有與我不必爲
也夫以右丞之賢明畏天之義一介往來舉危亡之國而
措之安遇知太祖天苟引年居高位享厚祿必矣乃鬱而
不發蓄而不泄至公又植而不食必再世而後顯是蓋遲
速之有時非人力之所能及而啟之於前者固已逢漏而

不可遏公卒時大夫已拜南臺御史流澤之來浩乎其沛
然矣其浮雲富貴優游以老宜哉大夫以卓越之才起家
監縣爲良吏入臺爲材御史出廉諸道爲剛明使者入中
書分南臺爲天子重臣歷九朝官二十七轉天下識與不
識皆知其名而又躬服儉素衣無錦繡居無華飾榮寵方
至退然若虛文皇嗣位聖眷益隆玉帶上尊錫賚相望至
爲玉刻署押以示殊遇當是時苟假寵於上爲先世要美
謚作豐碑亦何求不得顧乃自抑若不能加於其先有於
其身者必遲回以待於致事又遲回以至於今日不請於
上不諂於太常擇所宜爲者自爲之視世之朝暴貴而夕

龔賜碑者有聞矣二子長少監也次月祿海牙少監二子
寶哥寶山俱宿衛內廷公生世爲賢子爲賢父歿而享其
寵嘉出於尊常身大官無聞者萬萬也其可銘也夫銘曰
於維趙國作德於逸而小心以繹不柔以伎不競以亟以
承其先烈以裕其胤息其先伊誰實爲右丞子子其征屬
屬其盈高昌之望曰命靡常主命不辱而天威肅將輦其
金珍籠厥玄黃歸我聖皇以救寧一方大夫繩武不遠伊
爾右丞有孫趙國有子坦坦如砥矯矯如矢維天子使靡
不極所止宜爾錫爾山峙川委繫來世之祉城西之原有
樹有封刻銘豐碑百世可宗

故承務郎江西等處儒學副提舉葉先生墓碑

承務郎江西等處儒學副提舉致仕葉先生諱瑞字宗瑞
遠祖祖洽宋熙寧間廷對魁天下曾孫廷秀由邵武徙建
昌新城春秋擢第官至朝請大夫知梧州言事忤旨仰藥
卒子遠宣教郎奉板歸次采石而溺孫茂祖甫四歲母饒
夫人抱以依姑趙趙居而教育之因爲金溪人中鄉貢進
士舉娶趙生四子先生其叔子也幼尙氣節致力經學以
及百家皆得旨要其爲舉子業不蹈時習或戒以希有司
旨先生曰吾爲是區區而恃吾師說乎益篤志爲己之學
進士公卒先生甫冠貲產悉分弟妹而躬耕以食趙夫人

卒兄弟四出先生獨力營治久乃幡然曰昔親在不敢離
親亡矣充吾學爲揚顯者不力可乎歷甌越會稽瑯琊涉
汶泗過洛入秦道晉以達幽朔無所遇最後至遼東世臣
洪氏以好儒聞闡義學方難其師有以先生文行言於平
章君祥右丞重喜者及見大悅館而師焉諸子彬彬以支
學濟其世美遼東之人翕然知向學者先生力也朝廷以
右丞薦授遼陽路儒學教授再調大寧路陞將仕郎江洲
路湖口縣主簿攝尉事盜久逸者皆獲之憲司檄按德化
縣疑獄卽得其情覈虛糧決滯訟縣以治聞轉撫州樂安
務提領俄請老授前官至順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以疾

終於家壽八十有五某年某月某日葬某處娶趙氏生子
順女適孔景仰繼黃氏生子升寧都州夏河寨巡檢女適
湖口縣典史杜復亨繼王氏生子大有廕宜春揚橋務提
領女適高安白沙寨巡檢孫鐵柱孫男三人續綱繹女三
人先生十五始出卒能致官而行其學迹徧海內乃得
返鄉里主於休致而終於正寢雖用不盡其施而教之振
於東善之淑於人者多矣遺文四十卷庸學提要六卷周
易釋疑十卷於虜博矣哉中原貢舉廢將九十年江南亦
四十年某少時先公教之曰金源分裂且事貢舉國家之
大未有不行但遲速有時爾力學以俟當有際也時混一

才二十年故老尙多幸及從學粗有得也尋以校職從事
山北憲貢舉詔下乃棄而應薦先生實主文遼陽科制廢
久內地有所不悉遼陽在東僻有司一切昧於奉行先生
纖悉教之蓋江南內附時年三十餘矣習於場屋條制者
也監試僉憲田時佑曰微先生幾不能奉詔有壬旣護薦
文入禮部經問之奧策問之切見者莫不駭異先生在湖
口方鳴金鼓行江有壬歸省臨江遇之中流歡甚至順庚
午有壬爲兩淮轉運使先生惠然肯來年八十四矣飲食
起居猶昔也手寫大學中庸二書注字如蠅頭以與小兒
留有餘歸明年遂沒又八年升來武昌請銘將刻之阡茲

銘也其誰宜爲銘曰

於虜先生志壹學醇友善行道恥爲鄉人昔隘分裂佔畢
苟安四海旣一我轍乃環有韞未襍賈用不售爾不我知
我不爾覲晚慕幼安片帆遼東有命白天臯比畀公俊造
賓興墜緒孰繹紹遠選公張此東僻樂育嘉惠侏離伊吾
糾邑司征曷究我書八十五年口不藥劑禔身所遺根茂
實遂旅無所容道路屏營歸來正首於虜先生

故通議大夫江西等處權茶都轉運使萬公神道碑

銘并序

公蒙古耐溫臺氏小字萬嘉間長因爲名國俗也旣華學

友以國卿其家廣平蓋魯大夫天造初顯右部分戍地也
大父忽珊從討李壇攻襄樊鄂渚皆有功贈中順大夫
同僉樞密院事上騎都尉范陽郡伯配欽察氏葉氏皆追
封范陽郡君父騫克篤右衛親軍百戶達魯花赤佩銀符
陞福州新軍千戶達魯花赤佩金符贈亞中大夫僉太常
禮儀院事輕車都尉范陽郡侯配欽察氏追封范陽夫人
德善履歷具神道碑公守河間有壬待罪政府江西茶政
不修擇習而健康而通者爲都轉運使以拯之公嘗貳其
司有聲乃薦之廷議翕然旣奏可傳符至郡俄以疾卒至
正二年四月二日也五月二日葬曲州縣先塋壽六十有

五明年九月弘壽安走安陽謁銘哭不能禁拜已出行實
復啞不能語有三交公厚望其孤已泣又洞其慤誠益爲
之動遂相與大哭久乃始克讀其狀其善狀不能悉也公
居嫡長世祿當襲以讓弟那懷服勞宿衛除山北道肅政
廉訪司照磨兼管勾承發架閣庫以太常憂歸服除調山
東道賑饑有功南臺辟爲行人俄除利用監知事又改南
臺管勾承發照磨兼獄丞拜西臺監察御史論列剴切僉
雲南諸路肅政廉訪司事麗江宣撫達魯花赤燕只不花
橫甚逐同官激判郡內朝廷知之始懼而亡匿公以計誘
出罷之復其同官者以息行部建廟學凡二十四所修廢

驛二十二歸省太夫人京口及侍其疾扶柩至廣平復如
京師遷祖考妣合葬先塋改僉江西道又改燕南皆以憂
不起服除改河南道天曆之警行省臣與廉訪司協議公
謂潼關守不可緩承制除河南行省郎中出守潼關文皇
道汴錄其勞除河道副使潼關失守夜馳至行省發蒙古
軍四千人又借民丁出帑資假富室以足軍興鼓行而西
遂復奪之會朝廷遣使退其師還卒掠民子女皆奪歸其
親賜綵段上尊初也先尼將兵禦西師屯彰德約備芻粟
已竭宿留不進士卒將大肆掠公開諭以理遂移衛輝境
蓋始約有備之地一郡幾亂賴公以免擢同知中政院事

理財江浙仍有金帛之資改儲政院判官拜監察御史按
覆諸道風采肅然爲戶部郎中楮幣壅滯督焚以通之倉
儲積弊立法以覈之闔中去京遠選人間關故事三年遣
使卽江浙省銓授公以選行就除行省左右司郎中茶司
復立授同知江西等處權茶都轉運司事分治湖廣江西
江浙課以登商旅以通官庾以不擾入爲戶部侍郎復通
州倉糧三十萬石行蜀拯塩法之弊人謂得宜陞內宰甫
月改河間路總管兼諸軍奧魯總管管內勸農事首建學
宮若干楹百廢修舉胥畏民悅推茶劇任知公者咸謂必
稱而脩焉長往惜哉積階自將仕佐卽至通議大夫配珊

竹氏封范陽郡夫人又娶趙氏在南每憂無子有三解之
曰以子之心不患無子後果生子壽安也愿而有立室而
有出公可無憾矣女四人適國子生完者溥化江浙行省
理問邁吾答兒宿州同知王敏行一未行弟二人那懷自
襲官有聞四轉至鎮江上萬戶府達魯花赤階太中大夫
曰曲出宋氏出也公幼有志節襟度宏朗滑稽微中機鋒
叵測分部上京它曹官莫不舍其署雜選相從其爲人悅
慕若此而疾惡若仇辭色不能隱亦用是來議者之口焉
左警巡院判官王克觀泊其家五人相繼死爲俱載歸葬
之道高郵十路都萬戶府知事龍寶臣出使卒殞水濱捐

金顧江道士遷其柩歸葬曲周顯官有放其子者孫且十
歲一日過之因言父子天倫甚至乃感然問曰君子幾歲
公曰尙少當令來拜明日挈其孫往其人撫愛不釋公曰
此兒與君有骨肉親錯愕久之乃語之曰此君之子某之
子也遂大慟奉楮幣銀酒具爲謝受之還遺其子卒爲父
子子子今亦顯微公則天倫或幾乎絕矣其篤於行義若此
與大權貴舊而狎不敢遠亦不近之免趨附之逮其讀書
好文蓋太常教之有素而復天資穎悟喜交儒士灼然有
見於道義故確然無間於吾徒也山北南臺暇必相從有
酒必共先太夫人棄代惟揚自京口來賻南歸過之戀戀

不忍別騎送至金陵東郭始泣而歸中途宿旅脚疲甚而
寢必踞蹠使寤笑談達曙目不少瞑翼日神觀不少昏疲
京師僕僕多事亦撥冗過從又同扈上京交游厚且久它
人不及也銘復有辭銘曰

有紫其服有金其符賞延在身乃及友于視其不取見其
有餘紆青幾時冠鐵衣朱逢涌孰禦載馳載驅投綬澳池
萬里接浙嘗藥視舉獲殫子職衰經洵命禮經是式分節
河南邊聲孔劇力障其衝旋復其失西爲地官不競不求
廩朽而充泉壅而流惟羸大郡實爲甸侯先教後刑學宮
以修肯貳茗政衆與能事俾長樞司以修厥廢軺方脂牽

奄忽云逝聞者盡傷矧予夙契子銘不愧子善實多剛而不虐從而不阿不膠於習不流於和有美承家其冠已峩曲周之澤發於盈科刻文樂石百祀不磨

圭塘小藁卷之十終

圭塘小藁卷第十一

三怡堂叢書

元中憲大夫同僉太常禮儀院事弟有孚編

贊

文文山畫像贊

并序

有王早慕文山公風節與其孫富遊嘗序公傳而未得拜
公像意其雄傑峭異若大史公疑張子房爲魁梧竒偉也
富弟實奉像求贊始遂瞻拜乃溫其如玉焉然其栗而廉
者不可揜也仁者必有勇公之謂也

贊曰

精金不蝕貞玉不磷昆岡火炎乃流乃焚不流不焚孰爲

其真摧抑百至而力不衄間關萬狀而氣益振我公之心
有如此水我人我民我疆我里獨有人海萬一振起天寶
厭宋臣力竭矣慷慨就俘氣言益厲談笑燕市取義得義
一言一動足爲人師若曰父母有疾不可以難愈而不藥
則百世之訓彝厚顏鄙夫偷生一時死何所遺壤腐冰澌
公乃不死孰得而死之予今見公圖繪固嚴霜烈日之槩
槩而景星鳳凰尤足以慰後世快覩之思也

雪樓先生程楚公小像贊

并序

有壬昔來京師雪樓先生楚國文憲程公在翰林嘗一再
見之奔走四方不得日侍筆硯而知先生與議貢舉之有

力也至正丙戌十一月諸孫世京奉小象示有壬俾贊其
左不敢以蕪陋辭也贊曰

楚郢故墟有樓岵岵世半知不修阻孰探由公著稱嘉名
遂洽於朔南公幼爲學演迤泓涵曾未施杼勝國已戡楚
材晉用乃獨挺夫梗楠持憲中外人革鄙貪掌帝之制音
叶韶咸和不徇物剛不 讒引年勇退秋風片帆塵空萬
事之擾擾雲護一室之潭潭松陰入座爐熏自參宛清揚
其在在耳肅肅乎名談昔貢舉之始行一廷議之二三天
荒盡之乎歲第鵠袍倏變而朱藍顧區區之不才至襲公
之水銜雖拜圖懷人希彷彿於萬一而度德量力祇足以

重沙磔之慚也

澄上人龍贊并序

今上皇帝躍淵桂林報恩寺時釋師澄實住持宸翰超詣
師有功焉皇帝卽位之三年召入朝恩數隆隆可謂希世
之遇已有壬奏事明仁殿始識之將歸出墨龍求贊有壬
旣榮其遇而復有感於龍也爲之贊曰

九淵神龍屈伸惟時有天者隨龍不自知其屈也獫獫皆
得而噬亦莫得而我危其信也飛在天而雲行雨施萬國
咸寧而一物不遺怨不爾報德則爾追是蓋善善急而惡
惡緩又天心之仁愛而實寓至公之無私使子高而有知

九原之下寧不深愧於我師也邪

雲林小象贊

蔡仲謙運使

氣清而神完外癯而內腴御暴嬰難持志無撓劑繁治劇
游刃有餘身已瘁於馭歷友方樂乎樵漁經費需才鋒車
突如曾未期月山積海輸鳳池訐謨其席屢虛吏垢待刮
而民瘼仰蘇清泉白石雲樹茅廬胡爲乎歸歟

如愚先生畫象贊

并序

仇侯公度守晉寧政成歸燕燕其里也復命典大郡力辭
於未及之年平生慕古人假古物以寓其意又自號古愚
聞於時一日詔書某曰吾友胡助亦古愚也茲以古愚獨

歸胡而更曰如愚客有工繪貌予惟肖徽子一語其勿靳
夫名而字古也復冠以號今也滔滔雷同焉得而避之昔
有同姓字於一時若杜子夏者未聞易而避之也字且不
避况字之外者乎何獨公度介然自別於胡哉予始聞而
疑之卽其號求其志而後有以見公度之力於進修而其
志有在也末世茲僞聖人發古愚今愚之嘆以其挾私妄
作又不若徑行自遂之爲疾也如愚顏子也聖人與言有
聽受無聞難蓋其真積力久觸處洞然但見其不違如愚
退省其私則皆足以發明夫子之道然後知其不愚焉公
度慕古人者也非古之愚者也慕古人而師顏子有餘師

矣自古愚而爲如愚自如愚而爲不愚得之於心有不可
名者已號與象云乎哉贊曰

謂其不愚黷乎其外謂其果愚傲乎其內以爲古之愚則
思不暗昧而行不自遂生乎今之世尙論古之人而無愧
左圖右書以游以藏淵而時出網而日章樂不可名號孰
爾臧始將造夫心齋坐忘之鄉者乎

銘

守約齋銘

孟傳孔道三聖以承孟舍何人乃謂似曾因其養勇無懼
爲主擬非等倫氣象是取不能必勝是亦得要守氣一身

寧久無暴反身循理是爲守約猶網在綱猶機度括循循善誘亦惟以禮推而施博能事畢矣

亦山堂銘

并序

贈江浙行省參知政事北山徐公吾鄉之耆英也仲子漢臣掾中書以兄周臣入爲參議改他官名與秩日起拜御史出僉兩道皆有聲周臣卒無子棄官歸經理其家且以子後之先塋久不治樹築有加表碣儀物礮石林立凡周臣齋志地下者舉畢之可謂能子弟矣遷浙西道以母老不赴日相過從承示伯生虞學士所爲亦山堂記乃知漢臣抒義北山而自號亦山請益惟謹漢臣孝於親弟於兄

根本既立而又有伯生之文茂以益之矣辭不獲乃爲之
銘曰

緊士爲學奚假外求世美克濟厥德允修家有餘師巖巖
在前重厚其體振古不遷含雲蓄雨利澤由施在人取象
子孫以之止而有容器車攸出皇皇乘輅以嗣以續吾翁
此山吾亦此山於羹於墻有儼堂顏師不在人乃在吾翁
義不在山乃在吾躬隱鄙捷徑產或與寶跬步或違壑譏
峯誚勗哉繼志毋虧一簣山亦子名人亦子畏

辭

哈八石哀辭

哈八石取父字姓丁字文苑於闐人與予同登乙卯進士
第倅固安州掾左司除禮部主事予佐吏部故游從爲多
改秘書著作拜監察御史又與予同官南坡之變梟獍黨
與列據津要文苑康里子山暨予實同論列遷戶部員外
郎予在左司計事宰相見俄僉浙西道廉訪司事遂間南
北予居武昌適移湖北新制憲官各色止用一人長憲者
同出西域卽日引退臺報不允文苑曰無例且退持疑文
冒進可乎堅卧不起予跽居絕人事獨相往來鵠山楚觀
之絕頂梵宮琳宇之僻地荒城廢壘村居野池靡不至焉
時絕天登大別宿卽官湖賦詩談論無虛日一日把酒相

屬曰人生離合有數君閑我退機適相投但恐造物見妬
不終遂此先子監祁陽縣有惠政潛德未章子亟銘予不
獲辭焉未幾予除兩淮轉運使文苑移山北邸報同日至
山北置大寧白霽地去京師東北尙八百里陸不可挈家
水縈紆餘五千里扶病擁幼殆不能爲謀予官揚州崎嶇
來過曰我非瀆於進也主上新政不敢不行而老幼累我
且都而杭杭而鄂鄂又山北有力且疲况貧乎鄂不可留
楊米貴不可居杭吾樂之穀又差賤且其人德我吾謀定
矣廼命諸子買舟而東獨挈一小僕乘傳而北予留之飲
三晝夜而後去酒中嘗曰我作事素勇今殊猶豫何也予

戲之曰人改常不佳君豈厭世邪廼大笑曰昔溫公記宋子才暴謔其言偶驗我不信也因出臂示其槩曰斧吾擊亦不死也於虔今廼真死矣蓋時方大疫暑行至東平主僕皆病歸抵淮安卒於舟中至順元年六月二十三日也郡大夫率其國人菽之予旣爲位哭遣人省其墓告其家子木屑迎柩歸艤舟餞別之地哭爲之慟監郡公墓祁陽遠不能耐予欲蜀岡買地處之木屑曰杭西山先人所愛因可守也遂謀塋焉母子力不能舉漕司暨宅官府若嘗往來共賻之得楮幣中統餘萬緡旣襄事可經理其家淮東憲長答里麻嘗同官閱其貧請賻於朝不報初文苑爲

國安隸京號難治民劉奉益橫甚賽祈烹五十羊聚群不
逞震動里閭執而發其椎埋焚剽數其事度不解逸去反
肆誣搆詔大官雜問禁中辨析明直劉寘於法築堤堰三
百里河以不害兩道凜然折強暴如拉朽蜀兵未戢按郡
直要衝布置施爲若老於兵者統兵省臣薦其有將帥材
可治邊事云內外持憲知無不言制吏輩噤不得出一語
平居論事慷慨歷落一座盡傾遇則奮發勇往無前長於
觀人某邪某詐默以相告後輒多驗作歌行豪宕如其人
古詩清粹皆可傳也延祐初朝廷始以科舉取士天下之
大才五十六人出官四方或儒於施或汙於賄歷歷在人

得免詬議如文苑者無幾而天復中道畫之於戲惜哉予
昔銘監縣公謂其多善未報當在文苑今文苑壽才四十
有七齋志以沒此又何邪豈天又尼其身而大其後邪天
道是邪非邪予益惑矣嘗獨坐閱同年錄十六年間爲鬼
錄者十七人矣尙忍以區區聲利置胸中乎或者視爲四
海九州之人忽然無情予不忍也木屑將狀其行求予爲
銘而其狀不至爲之辭以發其槩且以寫予哀云
天之生才兮亦孔之艱前不知其幾世兮後復幾年何林
林之百萬兮獨靳於賢器方適用兮陶復不堅雲未雨而
掃蕩兮華未實而摧殘豈燬繳之在天兮惡有翼之高竊

冥冥之中兮孰司其權昔君之北兮歌呼水壩今君之來
兮丹旒翩翩藥膳匪良兮道路迢迢妻子睽隔兮良友棄
捐我哀曷忘兮我言曷殫西山蒼蒼兮惟所便安玉樹森
立兮澤流有源冀伸於後兮以報其前破不可完兮逝不
可旋惟生無愧兮雖沒猶存修短有數兮吾其舍旃馬革
牖下兮非蟻則鳶九原有知兮其然不然

謂不令其魁服其武氣其威令其然不然

此論其主無效有端安何事效如有效令其然不然

正合所謂奇經氣助效令其然不然其前論不如此

此論其主無效有端安何事效如有效令其然不然

此論其主無效有端安何事效如有效令其然不然

此論其主無效有端安何事效如有效令其然不然

此論其主無效有端安何事效如有效令其然不然

圭塘小藁卷十二

三怡堂叢書

元中憲大夫同僉太常禮儀院事弟有孚編

跋

跋織成宣和御書清淨經

唐安樂公主出降益州獻碧羅爲花鳥大如黍米眼鼻鬚
甲皆備瞭視者方見之陸龜蒙紀錦裾謂其禽鳥花卉諦
視條段斬絕分畫縝緻不可狀雖不可見想像不過景物
精絕而亦疑其夸也若夫字畫見諸組織者大率僅能成
字而筆意則未易得宜相張君藏織成宣和御書常清淨
經一卷筆意之精不失毫髮機軸之異又有不可名言者

面文背質判然二文而吻然一層不知當時之工何以施其功於機軸之間也因知碧羅錦裾非夸而又有不及者雖然竒則竒矣特一物爾而予因是深有感焉宣和間萬事已墮清淨經謂神好清而心擾之心好清而欲率之遣其欲而心自淨澄其心而神自清嗚呼斯言足以爲國矣知而不能踐徒從事組織之末祇增其多欲爾故予不暇論組織之工而深有感於是焉是卷出沒之詳同年歐陽原功叙之矣其已卯冬與予同觀蓋庚辰冬也

跋重刻羊祜碑

墮淚碑在天地間與元氣相爲無窮昔之亡也有不亡者

存蓋立德立功立言有一於此足以不亡况備之者乎大
傳之末就交辟也郭爽以爲今之顏子其德之著見者若
此委質而後大勲偉績史不勝書其功懋矣若夫論三年
之喪欲革漢魏之薄而興先王之法以敦風俗其於立言
蓋有儒者之風焉使及孔氏其殆庶幾乎陸抗謂樂毅諸
葛孔明不能過未足以盡之也李商隱因韓子淮西碑有
言湯盤孔鼎有述作今無其器存其辭辭之精絕者不託
於器且不可泯况德之浹人肌骨者乎昔太傅造峴山言
自有宇宙便有此山余謂但有峴山便有大傅且人皆因
碑而傳是碑由梁及今至於四刻則因有以著不亦異乎

訪舊文而刻之石由京師而致之峴首者編修官楊伊志
卿也

跋顏魯公墨蹟盧侯帖

顏太師風節傑出千古脫翰墨未盡善思其人撫其蹟猶
當寶襲齋沐九頓首而後展視况畢天下之能事者乎世
饒饒有真僞之辨苟稱太師予卽寶之况仲謙尙書所藏
盧侯帖其爲真蹟昭昭無疑者哉松雪翁以平生見十六
帖爲幸其所稱馬病帖則予得之又獲觀此帖是亦幸之
又幸者也

跋陳尙庭告

唐天寶三載開江縣尉陳尙庭告一通一時擬官者四十
九人湮沒不稱者多矣而署銜於首者李林甫也林甫之
惡千載不磨雖欲如當時選人之湮沒不稱不可得也吁
可畏也哉

題

題歐陽文忠公告

文與道一而天下之治盛文與道二而天下之教衰經籍
而下士之立言力非不勤也辭非不工也施之於用卒害
其政者與道二焉爾昔蘇子以韓愈配孟子而以歐陽子
配韓愈天下以爲知言後世無敢有異議者韓也歐陽也

推而達於孔氏之道也歐陽子曰三代而上治出於一而禮樂達於天下三代而下治出於二而禮爲虛名又曰我所謂文必與道俱嗚呼此歐陽子之所以爲文而先儒謂自荀揚以下皆不能及者也有壬幼讀其書卽知好之見其紆餘委備容與間易初若易入望洋而嘆而後知其大且至也翰林直學士兼國子祭酒玄原功其後也登延祐乙卯進士第名能爲古文潁州後子孫散而四方能世其學者原功爾出所藏至和元年五月告身示有壬曰太師爲龍圖閣直學士尙書吏部郎中留守南京時羅太夫人憂服除以舊職除此其告也陵谷變遷歸然獨存傳而至

玄玄也。歷胄館奎閣奉常太史幸不至墜世業子吾同年
其爲議其左又曰子以參議中書省事母憂去官服除亦
以前職召古今事有相契者其併記之有壬早讀歐陽子
得與其後同年而又相好故敢以謏聞識之若夫德業之
不究而以迹之粗類者委之豈原功私我之深遂忘其擬
人以倫而傷其知人之明邪將原功警我以希賢之學邪
警我以希賢之學也則不敢不勉

題李士誠持信手卷

說文曰印執政所持信也劉氏釋名曰印信也所以封物
爲驗也亦言因也封物相因付也大抵皆有官者所用隨

其職給於上後世人始自爲今易水時有得大不過三五
分其文率不同他出諸土者班班可見皆私作持以爲信
者也然莫盛於近代士大夫簡牘題詠旣書姓名必繼以
印哆然標榜以爲粉澤予素疎但書姓名乃有刻而見贈
因求印其上者甚至有假爲者厥後馴習積至盈篋蓋不
能免俗焉時之所尙若是雖近文事其亦文之末也夫世
稱圖書甚無謂實印爾其椗用銅若象若木之堅緻者惟
舉世尙之故製作日精然皆出江南北工未聞也吾鄉李
士誠傳其家法焉求扁室顏本之說文以持信扁之且使
知其槩庶不爲俗工

文

武昌新居上梁文

伏以廣廈千萬間尙欲芘寒士風雨束書三十載始能有
京師屋廬昔賢負山斗之名終身無樓臺之地迂疎涉世
我何人斯因循爲家知幾年矣朝臺暮省已多索米之譏
春誦夏弦靡獲棲身之所舉室每安於薄祿斯言可質於
上蒼徒費伯氏之貲莫制中人之產華門圭竇揣分自宜
畫棟朱門笑顰奚暇身常走俗難求却超之辨資才乏驚
人敢慕文昌之買宅但未克高飛而遠走又不能穴處以
巢居跼蹐連房與在舟而何異紛紜插架任充棟以莫容

長者出庭幼或突面左足下榻右已及階潑入則輿亦橫
流雪積而勢將下壓幸人境得一區之隙念農夫猶五畝
之居天上歸來方欲採山釣水人間走徧恰知問舍求田
此邦較楚俗而差淳故鄉如并州而在是臙脂人畫愴先
子之曾留鳳凰來儀儼前峰之如楫雲間紫闥晚景侵尋
眼底青山中原咫尺幸便途於桑梓爰從事於楸楠欲罷
不能與奢寧儉叔也督斧斤之役深入山林季也司楨榦
之勞實崇基址拮据集事老子獨慚周旋相攸拙謀時與
雖頃篋於率作亦杖屨以遨嬉此蓋席世澤詩書之餘所
以見今日輪奐之美棖題數尺固得志所不爲堂構百支

以詒謀則可繼如聲如跂豈事外觀苟合苟完具存昔訓
上棟下宇旣成始存之功前書後琴行遂閑居之樂言之
不足發而爲詩 東黃鵠嵯峨紫翠中堂有棣華庭有桂
從今無日不春風 南烟樹雲峰可並參要就離明明舊
學肯將風物作清談 西江漢滔滔太別低清晝憑軒時
俯看我山真是步雲梯 北家世相臺曾種德洹溪松栢
鬱如雲勿爲安居忘祖力 上認取仰高真氣象一堂莫
道止於斯堂外青天千萬丈 下玉樹芝蘭多俊雅臧獲
趨承有不齊西銘要念同胞者

伏願上梁之後兄弟敬直須學萬石君家資厚財饒不

必與千戶侯等自頌若此惟天祐之

圭塘小藁卷十二終

圭塘小藁卷十三

三怡堂叢書

元中憲大夫同僉太常禮儀院事弟有孚編

長短句

水調歌頭

題蕭獨清山水勝處

山水據全勝消得獨清人神仙定在何處此處可尊真山
有蘆萊氣象水有瀛洲風物人是葛天民翫得紫芝老吟
盡碧桃春 四時花千日酒一溪雲回頭下望濁世無地
不紅塵憶昔乘輅江右日斷丹霞翠壁底事走跋跋今日
送君語聊爲自移文

二 卽席贈河南廉使高辛甫

徒陽記同署三十四年過朝臺暮省蹤踪贏得髮髮皤一
別又逾一紀百歲都能幾見塵事日蹉跎今夕復何夕旌
節照山河笑年來洹水上試漁簑迂踈久厭城市其奈
故人何浩蕩雲山煙水寥落晨星霜木如子已無多邂逅
一尊酒忍負醉時歌

沁園春

寄題詹事丞張希孟
綽然亭用王繼學韻

俯仰乾坤傲睨羲皇優游快哉看平湖秋碧淨隨天去亂
峰煙翠飛入窗來鴻鵠翱翔雲霄寥廓斥鷃蓬蒿莫見猜
門常閉怕等閑踏破滿院蒼苔人間暮省朝臺奈烏兔
堂堂挽不迴愛小軒月落夢驚風竹空江歲晚詩到寒梅

兩鬢清霜一襟豪氣舉世相知獨此杯京華客問九衢何處堪避風埃

二 自述

弱冠離家浪走人間餘三十年奈救時才短虛塵政府讀書功少深負經筵風月西清水霜柏署一歲中間漫幾千君恩重便不教覆餗直許歸田 豐碑高表洎阡又飛上吳頭萬里船把家傳圖史拂除塵蠹舊栽松竹收貯雲煙大別嵯峨鵠山縹渺盡在先生几案前閑人事但登樓小酌閉戶高眠

木蘭花慢

至大戊申八月二十五日同疎仙萬戶游城南廉園園甲京師主人野雲左丞耒老

休致清露堂扁命予二人分賦長短句予得清字皆即席成章喜甚榜之堂上疎仙其甥

也後更號酸齋云

渺西風天地拂吟袖出重城正秋滿名園松枯石潤竹瘦
霜清扁舟采菱歌斷但一泓寒碧畫橋平放眼竒觀臺上
太行飛入簾櫳 主人聲利一毫輕愛客見高情便笑剗
驪珠蓮分冰繭酒注金瓶風流故家文獻况登高能賦有
諸甥清露堂前好月多應喜我留名

摸魚子

中都餞荀平叔都事赴大都

正荒寒似逃空谷佳人又話離別風低白草天無際漠漠
平沙如雪

歌激烈把湖海襟期關山風物取次付彈鋏
毛錐子干
百鑽研搜剋誰知更比鳩拙仲宣不作登樓賦閑殺一天
秋色珊瑚玦羨公去鳴騶醉上長安陌予懷轉結怕紫塞
寒深碧雲暮合酒醒見明月

水龍吟

趙伯寧中丞代祀
淮浙過淮揚徵賦

五雲飛出蓬萊天香散滿人間世龍翔鳳翥千齡一遇明
良慶會節鉞重來士民騰喜山川增氣想四方地遠九重
心切都要見閭閻事 寤寐天顏咫尺裊秋風一鞭歸騎
青年勲業烏臺倚重紫垣虛位自顧踈庸資身無策敢論
經費但儒酸不改作鹹充賦助和羹味

二 遊三臺

幾年三到三臺往年不似今年好故人雲集遠山屏列蔚
藍清曉趙舞燕歌一時奇絕百壺傾倒對山川如昔風煙
不減但人比當時老 放眼秋容無際碧澄澄雁天霜早
曹瞞事業悠悠斜日茫茫衰草爲問漳流古來豪傑浪淘
多少有建安遺瓦張吾筆陣把姦雄掃

三

予一病五十日始愈因自點檢目視雖不如昔書字稍大
者尙可夜讀手可揮翰足可步圍腹可容酒齒可齧肉耳
可聽歌體稟素弱今六十有七而得所謂六可者私自喜

幸戲成此曲子之所慎疾也乃深寓節飲之意焉

可翁點檢形骸關心六事今猶可摩挲老眼殘編細讀小
窗危坐信手揮毫雲煙撩亂波濤掀簸笑蹒跚病足登山
不武尙能踏苔痕破 便腹還堪容酒齒牙攻脯殺蔬果
歌聲到耳宮商少誤肯教輕過饑口如門丁靈告戒却須
堅鎖怕麴生徒衆群然趁入困風流我

賀新郎

登滕王閣用稼軒韻

陳迹空鳧渚悵繁華等閑一夢便成今古佩玉鳴鑾人如
畫何處爲雲爲雨只明月還生春浦帝子當時無窮欲奈
浮雲回首渾非故天有意肯輕許 江湖襟帶雄吳楚更

翩翩三王文采儷章駢句一旦飛來韓家筆才見龍翔鳳
舞漫千載懷人延竚豪傑紛紛今誰在笑世間華屋爭寒
暑瀛海遠去無侶

滿江紅 次湯碧山清溪韻

木落霜清水底見金陵城郭都莫問南朝興廢人生哀樂
載酒時時尋伴侶倚闌處處皆樓閣對溪雲試放醉時狂
渾如昨 沙洲外輕鷗落風帘下扁舟泊更寒波搖漾綠
簑青箬爲向九原江總道繁華何似今涼薄怕素衣京洛
染緇塵從新濯

二 和郭子敬夏日村居韻

一曲清溪收拾盡風聲月色還自笑六旬將近數椽方葺
已分封侯非燕額儘教有地爭蝸角算人生難得是清閑
吾今得離離黍芄芄麥觀此景皆真樂更葵花未謝藕
花仍發繁劇只因詩有債迂踈却喜門無客問小亭盛暑
不容人今秋月

滿庭芳

借警士安馬明初登荀和叔廣思樓

沙路無泥柳風如水嫩涼偏入吟鞍廣思樓上雨後看西
山回首炎氛千丈便長嘯跳出塵寰青天外斜陽淡淡倦
鳥正飛還■郊原秋色裏望窮霄壤倚徧闌干問神仙何
處獨占高寒樓下悠悠洄水爲底事不暫休閑吾衰矣休

將舊手遮日上長安

二

槐院風清蘚苔塵淨日長鎮掩衡門葛幃藤簟石枕竹夫
人不作南柯痴夢要來徃月窟天根花陰轉間關幽鳥啼
破一窗雲 起來盤膝坐松風沸鼎花雪浮春便洗除胸
次多少凝塵更喜秋原有秫快準備小甕清尊東籬下黃
花香裏顛倒白綸巾

三

庚寅正月十六日夜偶酌戲成

學本迂疎才非明哲天恩偶聽歸田良辰美景相遇更欣
然細數人生行止或城市或在林泉都評過忘形適意惟

是在尊前 只今頭盡白但憐飲量不似當年甚
曠痰媒 渴無事招愆時有親朋來勸學康節微醉爲賢先生笑偶
當乘興又作飲中仙

望月婆羅門引

借王仁甫左丞賈伯堅左司朝罷過
李廷秀參議因觀益梅遂成醴酌廷
秀求詞醉
中賦此

紫宸朝罷東風吹到謫仙家貂裘抖擻塵沙一室窗明几
淨人境獨清華有息齋名畫殿帥高茶 主人意佳道分
手卽天涯何事相逢不飲戚戚嗟嗟黃風旋折有鵝腊雞
胸與兎羝公不飲辜負梅花

二 雪夜宴沙班良輔家時爲湖南宣慰使

人家十萬春風先到使君家
天公更助芳華盡把樓臺粉
澤瓊樹映橫斜要歌宜白雪
暖借流霞吳姬趙娃亂銀
燭影交加不放行雲歸去
敲碎紅雲可憐杜老昔飛送江
頭只岸花爭似我夜醉長沙

江城子

次韻

懶如沙鳥拙如鳩爲無求得無憂
底事踈狂却效子長遊
畢竟無求何用出求不得亦宜休
西風真解釀羈愁試
登樓望南州黃葉踈雲搖蕩一川秋
更被誰家多事笛聲
不盡思悠悠

二飲海子舟中班彥功招飲斜街以此答之

柳稍煙重滴春嬌
傍天橋住蘭橈
吹暖香雲何處一聲簫
天上廣寒宮闕近
金晃朗翠峯巖
誰家花外酒旗高
故相招儘飄搖我
政悠然雲水永
今朝休道斜街風物好
才去此便塵囂

行香子

璧月香雲小院重
門辨詩愁多是黃昏
梨花淡淡柳絮紛紛
對古銅爐神品畫
靚粧人半醉多羞
一笑欺春有丹青
描畫難真秋波側
媚雲岫輕鸞是藥珠
仙巫峽女洛川神

南鄉子 醉書月香亭桂几

老子分漁樵說着登山氣便豪
天外長江流不盡迢迢脚
底青雲步漸高
兩手敢辭勞
右有深杯左有盤
我似淵
明多一字陶陶
明日黃花笑二毛

二 贈軋二絃胡琴高才甫

錦瑟思華年底用嘈嘈
五十絃兩線清絲千萬調
能傳句
句分明字字圓
高藝擅華筵
多少新聲出自然
更著郭
娘歌宛轉相聯
消得詩人筆似椽

三 次可行韻

薄官苦營營半世長
亭復短亭一旦結茅當疊嶂
雲屏朝
暮陰晴幾樣青
濁酒瓦盆盛
農父無才却有情
好雨知

時公到此安寧話到盆空月滿庭

四 次可行韻

小隱遠民屢草舍三間柳作椽圍繞佳城才二頃山田便
覺胸中綽綽然 世態自爭妍老我壺觴業自專地闊天
寬容舞袖回旋又似偷閑學少年

臨江仙

瓌江萬梅方吐 予來長沙風
雪十日晴後值大霜有懷而作

十日惡風三尺雪繁霜又滿人間梅花誰與問平安玉肌
清似削爭奈許多寒 夢繞瓌江上路竹籬茅舍青山
莫教芳酒滯歸鞍黃昏無限月待我倚闌干

鵲橋仙

同李雲松宣慰過思齋宣慰值出書其壁

雲松仙客箕山道士來訪思齋老子思齋何處未歸來想
只在翠紅鄉裏 風清月白橙黃蠓紫一巷笙歌紛起良
宵不遇負佳賓都不念人生有幾

二 贈可行弟

花香滿院花陰滿地夜靜月明風細南坡一室小如舟都
歛盡山林清致 竹簾半捲柴門不閉好箇暮春天氣長
安多少曉鐘聲管不到江南春睡

三 贈相士周可山

春秋七襄江湖萬里老子閱人多矣兩朝名勝一 詩道
渾似當年哀李 紅塵陌上白雲堆裏擾擾浮生行止我

非燕額虎頭人但酒詩狂而已

四 宴胡安常侍御家

清香華屋黃葵紅葉政是新涼時節文園多病不勝杯辜
負殺一庭秋色 珍殽紛錯玉醅芳烈醉倒江湖狂客涼
天佳月卽中秋更有箇今年閏月

五

心閑勝貴身閑勝富已往而今始悟來言精力未宜閑此
俗子便宜推去 秋風雞黍春山杖屨盡是幽人樂處儘
教鬢髮雪廳蕭總不礙銜杯琢句

蝶戀花

九陌千門新雨後，細染濃薰滿日春。如繡恰信東君神妙，
手一宵綠徧官橋柳。樓下蘭舟樓上酒，沙暖蘋香渾似
來時候。說與可人知信否，傷春更比悲秋瘦。

二

丁亥正月十三日親朋治具醉中賦此

老子行年過耳順，蓬鬢蕭疎人道猶。風韻領畧風光元有，
分賞心又喜燒燈近。薄雪初消寒欲盡，詞館多閑時得
陪英俊。便訝連朝爲酒困，東君已是傳花信。

漁家傲

歌圭塘四時四首

冰盡泉香雲縹緲，韶華隱隱浮林杪。酒在葫蘆魚在沼，清
晝悄。好音時復來黃鳥。管領風光心未老，衰顏却怕清

波照有酒可斟魚可釣能事了東風一曲漁家傲

窗影修篁搖翠葆墻陰幽徑連芳草驀地雨來荷葉鬧香
更好亂煙浮動紅雲島 穉柳千條絲嫋嫋柳邊宜著蘭
舟小世態紛紛何足校收桂棹鳴鳴且和漁家傲

露洗璇穹青杳杳年光紅入灘頭蓼翠蓋撐煙吹半倒霜
信早一奩寒影磨清曉 早是軒扉塵不到好山更與供
登眺酒債漸多詩債少翻水調西風幾疊漁家傲

落日崇臺寒力峭登臨恰似尋安道有竹何人能逕造吾
不謂相逢要遂掀髯笑 雙檜凌空龍天矯有知定訝人
枯槁珍重歲寒冰雪操君自保老夫但和漁家傲

太常引 武昌別墅

臙脂山下老農家看雲樹翠交加香透小窗紗是昨夜幽
蘭放花引泉澆竹破苔移菊更種故侯瓜一笑有生涯
便休歎清霜鬢華

二 速可行治具

小齋瀟洒頗宜貧清有竹靜無塵俗子不敲門只風月煙
霞是鄰古瓶清雅寒梅踈瘦昨是忽紛紛尚有一枝春
快報與南廳主人

三 登樓觀柳

雪消春氣怡和柔先到柳稍頭數日不登樓笑青眼窺人

尚羞 清明近也老夫耄矣其忍負歡游飛絮便生愁儘
都變浮萍去休

四

幹克莊杜德常寓所
二松可愛醉中賦此

二松如蓋偃中庭向朱夏作秋聲搖影動踈檣掩映得苔
痕轉青 西清博士西臺御史相對又雙清咫尺到蓬瀛
休認作藍田縣丞

五

圭塘種藕已多時貼水小星稀生意一朝回便萬柄紅酣
綠畝 連宵驟雨透空繁響清絕不容詩對景寫襟期要
無愧鳴夷子皮

六

幽人早起赴池亭
看初日照娉婷
風蓋露珠傾
又勝似前
時雨聲
水沉鄉裏錦雲深
處雙檜插天青
一葉釣舟輕
似野渡無人自橫

七

四隄楊柳接松筠
香破水芝新
羅襪不生塵
笑畫裏凌波
未真
紅雲縹緲清風蕭颯半醉岸烏巾
不是葛天民也
做得江湖散人

清平樂

登北山閣

鍾山高處又結層樓
住山自蒼蒼
江自去萬景一時收聚

平生湖海詩豪更傾五斗香醪不信人間好句不教驅
入霜毫

二 瓶梅

膽瓶溫水一握春如洗斗帳怯寒呼不起嬌滴粉雲香裏
誰教淺笑輕顰恰如鏡裏傳神不用瑤天雪月眼前瓊
樹常新

三 和可行梅竹二首

平生愛竹到處縈心曲一日相違人便俗栽滿水邊茅屋
誰知歲晚空山佳人能慰荒寒莫論和羹結實且看高
節停鸞

賞梅觀竹不暇錢黃獨白玉炊香連碧玉富殺山人林谷
幾年道路艱難眼明今日相看便結歲寒心友休教夢
到槐安

五 題郭思誠山居

西巖仙老身在蓬萊島竹月松雪塵不到況有清風自掃
霜溪淺碧拖沙煙村落照明霞說與門前鷗鷺仙家又
是漁家

憶秦娥 和希孟張中丞韻

山人笑人問不識山間妙山間妙嵐光浮動半江殘照

移文莫待山英校煙霞曾結三生好三生好白雲深鎖葛
洪丹竈

二

山瓢飲太空爲幕雲爲枕雲爲枕松聲萬壑月明風冷
人生未老宜先省塵寰儘有清閑境清閑境孤雲野鶴杳
無蹤影

三

山花舞巖姿能笑禽能語禽能語百年心事一犁春雨
神仙護短多官府老夫只解爲農圃爲農圃乾坤休問幾
番今古

四

山雞唱少年中夜心悲壯世間何事不來眉上
迷途未遠奚惆悵五湖煙水春搖蕩春搖蕩誰知平地拍天風浪

五

送牛農詩二首

春山碧詩成馬上應相憶應相憶盧溝橋畔晚煙如織

人生有別休多惜但悲後會知何日知何日暮雲心緒斷

鴻消息

六

長安陌東風楊柳花如雪花如雪青條無數爲君攀折

少年剛道輕離別臨岐未信心如鐵心如鐵舊懷新恨滿

梁殘月

菩薩蠻

寄都下友人

憑高日望金臺路
黃沙盡處空煙樹
歲晚足蕭疎
雁聲無
夜無
簿書憐俗態
人道儒酸在
何以慰相思
半年無好
詩

二 寄中書諸公

三司笑面鞞紋皺
嗟官惟悴非詩瘦
紅袖寫烏絲
誰曾夢
見之
淮蘆真是白
染得須成雪
天上有神仙
能教白復
玄

浣溪沙

修黛橫愁苦愛顰頰霞亂玉更宜噴嗅香援藥奈何春
織就回文難盡意寫成離字也傷神他年不及卷中人

二 護聖寺汎舟

花露濃沾桂棹香柳風輕拂葛衣涼放歌深入水雲鄉
荷葉杯中傾綠醕瓜皮船上載紅粧都堂何似住溪堂

三 遊善應

崖上留題破紫煙巖前滄茗挹清泉爛遊三日酒如川
有水有山高士宅無風無雨小春天人間真見地行仙

如夢令

桃李春風不耐好在西山如黛策馬看山來政爾青青相

待無奈無奈却被暮雲妨礙

二

一丘蒼苔鑿破百折清泉分過長日午陰圓自挈胡床來
坐斯可斯可從此閑身屬我

三

昨夜庭梧隕翠詩思尤便爽氣無事要生悲可笑朱家多
事衰矣衰矣但校鄰翁酒味

四

火榻只宜春早紙帳不知天曉枕上問山僮門外雪深多
少休掃休掃收拾老夫茶竈

少壯讀書計外計法夫茶鹽之宜曠曠者成運奈何春
火醫只宜春早淋則不眠天卸跡江問仙煎門水靈氣

四

得寶安良矣仙交賺餘歌米花衣流放散深大外書
知外孤計則翠花想古財應象輪寧毀坐悲西笑未空

三

江龍可被西將並開與亂疑世情空變世世如川
中孤慈苦楚知百病亦果余盛長日半劍圓自等財氣

二

圭塘小藁卷十三終